鶴岡散筆

五

共五

鶴岡散筆卷之五

楚辭九歌曰慫長劍兮擁幼艾說者謂禮五十曰艾艾者衰老之稱幼艾猶言老弱也說文云艾老也長也古人未有以艾爲美好之稱者唯趙歧孟子註云艾美好也而跡以爲不知何據閻若璩曰艾者衰也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言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衰也其說亦似有理

孔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說者謂太王見商德日衰因有翦商之志泰伯之讓乃讓商非讓周也自宋明大儒黃慈溪陳定宇薛敬軒蔡虛齋以及近世陸稼書諸人

咸主是說獨王曽齋金仁山有異論而顧寧人又申明之曰将稱泰伯之德而先以篡操之志加諸太王豈夫子立言之旨哉余按仁山之言曰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小乙之後高宗繼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文王之生在祖甲二十八祀祖甲殷之賢王太王安得有翦商之志哉張子論文武之事曰此事間不容髮天命一日未絕則為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夫以紂之無道如彼其甚而文王服事之心猶不敢以少觧也況於九十餘歲之前殷道方興之日乎呂留良謂太王遷岐之時商已四衰武丁雖賢厪足以支六十年周家積功累仁其

興勃焉其翦商又何疑乎如呂氏之言則以世世北面之臣事天下之共主而當國家無事之時陰蓄其不臣之心也其悖也不亦甚乎武曰諸儒之說皆本諸朱子集註又可疑與曰論語集註詩集傳皆朱子說也詩集傳閟宮之釋曰太王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是蓋不以太王爲有翦商之志矣蔡氏書傳親受朱子晩年之傳者也其釋武成曰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而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朱子每見人論武王之事輒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又論文王至德曰文王之事惟知以

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所以爲至德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安得謂之至德哉朱子之定論若此此後學之所宜擇也

韓非書雖慘刻害理時亦有格言不可以人廢也其言曰國貧而民俗淫侈則民不得無飾巧詐夫窮鄉僻壤力穡而儉用者其俗必樸厚而少僞其巧文利口便給而多變者皆輕肥膏粱之子也然生長富貴不識艱難者猶或不至太甚至力不能逮而慕傚於侈靡之習者殆無一人能免於淆僞舉一國之人而馳騖於其力之

所不及欲求無寇賊奸宄之肆行也得乎
程子謂孟子闢楊墨而不闢申韓爲其淺陋易見也盖
子之時固有申商之說矣而韓非則在孟子後稍遠申
子之書今不可攷商子則固淺陋無足辨者韓非則指
切事情亦有可以動人者使孟子時已有其書行于世
則亦必將辭而闢之不容已也世或疑孟子不闢老氏
然楊朱爲我即老氏之學也墨氏兼愛頗近浮屠孟子
謂墨氏無父後世之闢佛氏者雖千言萬語未有如孟
子此言之洞劈其頭腦者也孟子論陳仲子曰人莫大
焉亡親戚君臣上下斯言也即老釋之斷案也釋氏之

行於中國後孟子五百年當孟子時固未及接其影響也而其所以嚴其防杜者如此信乎其功之不在禹下也

故相崔錫鼎嘗陳書院之弊曰前朝崇佛故弊生於佛我朝崇儒故弊生於儒夫近日書院之弊固難勝言也然以崇儒之弊一之於崇佛豈大臣告君之語哉夫後世所謂崇儒者特空言耳然數百年來內無跋扈之變外無土崩之患民窮財罄而不解其嚮 國親上之心風俗日卑而士大夫尚不敢顯然自放於名教之外此果誰所維持哉今之崇儒固空言也然幷與其空言

而日益以不聞也則其流也將不知所極矣余於是知
吾列聖之宏謨遠猶所以培國家基本與諸老先生
之爲世道底柱者萬萬非前代之所及也
書院之弊非一日也三淵先生詩曰退陶初肇白雲祠
治國新民謂在斯酒肉淋漓絃誦絶滔滔百弊後人知
先生之詩距今已百三十年矣而况於今日乎夫古之
有院也爲士之肄業耳學者之所會因以祀先聖先師
示有所尊也今之所謂書院者專爲饗祀地耳於育材講
學之意則蔑如也其弊又安得不至斯極耶中國之制
設兩祠於學宮之傍左以祀前代名賢之居是土者右

以祀長吏之有遺愛者其修廢弛張皆與學政相關涉
而為游士者不與焉此百世之良規也
中國鄉賢名宦之祠法意甚美但去取太無裁擇甚或
全一府數十百人終至於瀆褻而不蠲余入燕都觀其
所謂順天府學者傍有鄉賢之祠汙萊滿目木主或縱
橫塵土中其居前列者為台公其次則蔡澤蓋以蔡澤
為燕人也吁亦雜矣有勳勞德教於民流風餘澤百世
不泯者在一邑必不能踰數人肅其堂宇潔其俎豆春
秋饗祀鄰於先聖之宮夫誰曰不宜哉
英廟乙巳設元年增廣試時甫經辛壬之禍士類在朝

者無幾議者欲因科第收可用之士槽菓金公貞菴閱
公方爲一時所推重微見主司有物色意遂皆袖劵而
出終身不復赴場屋閔公名遇洙金公名信謙止菴文
簡公其子也

偶閱東坡詩得次韻孔毅父作其第三篇有云不如西
州楊道士萬里隨身推兩膝又曰楊生自言識音律洞
簫八手清且哀其第一篇云去年太歲空在酉其第二
篇云今年刈草蓋雪堂雪堂在黃州知此詩爲元豊五
年壬戌黃州時作無疑也東坡有手書一帖云僕謫居
黃岡綿竹武都山道士楊世昌子京自廬山来過余云

云又有一帖云十月十五日夜與楊道士泛舟赤壁飲醉夜半有一鶴自江南來翅如車輪以此攷之則後赤壁賦所謂二客從余者其一蓋世昌也世昌旣識音律善吹洞簫又嘗從赤壁之游則前赤壁賦所謂客有吹洞簫者必其人也赤壁二賦膾炙千古童孺婦女皆能傳誦而吹簫者之名則如者或尠矣聊爲書之如此夫子瞻之在黃岡萬死一生之餘也其阨窮甚矣而爲世昌者又非有知顧之素也乃不憚巴徼萬里之阻崎嶇疲頓往從之經年而不去非其能慕義樂善而得如是乎是其人亦可傳矣

邵長蘅攷證東坡詩注頗稱精核坡詩有療饑語舊注引詩云泌之洋洋可以療饑詩本作樂饑未嘗作療字邵氏極咲其謬誤然衡門之詩童孺所習誦也注蘇詩者雖甚弇陋寧不知讀國風哉鄭氏詩箋謂樂當為㾐㾐即古療字舊注蓋據此而邵氏未及詳也攷證之難精如此

東坡作安期生詩云嘗干重瞳子不見隆準公難堪踞床洗寧揖扛鼎雄其終篇曰茂陵秋風客望祖猶蟻蝱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其意蓋謂安期生尚不肯見高祖況武帝之望高祖若蟻蝱之視蛟龍宜乎其不可

蓬也詩意不啻明白且其詞氣豪健凌厲有傲睨千古之意亦坡公不能道也邵長蘅乃引漢書望祀蓬萊之語改望祖爲望祀且極詆舊註引高祖不見安期之訛至以爲穿鑿支離苟如其言則望祀猶蟻蠭者將成何等語耶此類固不足深辨特書之以見前人之不可安訾耳

坡詩舊注爲王梅溪十朋作梅溪文章氣節冠冕一時朱夫子所盛稱也其書顧淺陋踈舛不稱其所學邵氏所駁自一二條外皆中其病知其爲後人所托名亦真出於梅溪也邵氏引劉珙所作集序序卽朱子文爲共父

代筆者也其序歷擧諸葛武侯陶靖節杜拾遺韓吏部
顔魯公范文正以爲君子之詩文筆畫皆類其爲人而
以梅溪次于其下其推重如此且其論君子小人之辨
明白切當有可爲百世龜燭者近世爲士者多不肎讀
朱子書故以邵子湘之博洽但見其名之書以劉珙而
不知其文之出於朱子夫所貴乎博者爲其能多識古
聖賢之格言也此而不能知又何貴博洽爲哉
朱子封事論輔翼太子之道有云宮僚之選如王十朋
陳良翰者不可復得兩人之賢推重於一時可知也朱
子爲王作集序又爲陳作墓銘極其稱道陳在孝宗時

爲從官方是時張說以倖臣崛起執政勢焰薰灼孝宗
賜宴命羣朝皆赴獨陳屢請之不至及中使宣醞說奏
言陛下有詔諸從官皆赴宴而獨陳良翰不至是違詔
也孝宗默然已而顧左右問張說家已罷宴乎對曰未
也即命復宣内醞曰可留至夜分毋散也在坐者方酣
飲懽甚忽有報陳良翰以特旨拜諫議大夫一座皆赧
然色沮嗟乎如陳公者亦可謂直道而行不爲利疚者
矣此事載宋景濂潛溪集甚詳而不見於朱子墓銘周
密齊東野語以爲陳良祐事良祐亦當時名大夫也
仁義禮智之刋爲四德始見於孟子之書加之以信以

配五行則又著於白虎通然白虎通乃羣儒裒輯之書
蓋其所自始則亦遠矣鄭玄注中庸曰木神則仁金神
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五常之配五行也
知水而信土鄭氏獨云爾意其或本於緯書歟後世術
數之家言水土爲同宮朱夫子亦謂青龍朱雀白虎之
屬于東西南者皆專一象而北方玄武則兼爲龜蛇二
物五臟之中腎獨有兩者亦以其屬水也繇是推之則
水土同宮或有是理而知與信之互換亦不爲無據歟
易文言以仁禮義配元亨利而於貞則獨無明言蓋以
貞固爲知也貞固之義可以言知亦可以言信鄭氏之

說意亦可以并存歟雖然四端之不及乎信以信之無
乎不在也後之學者但當宗孟氏而已
閭巷俚俗之語往往有出於先秦古書者此君子所以
察邇言也韓非子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此俗諺所
謂巫不能為渠禱也又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此諺所
謂獨掌難鳴也莊子曰無翼而飛者聲也淮南子曰附
耳之言聞於千里合而見之則諺所謂言飛千里也
詩書左傳禮記之疏皆孔穎達作也於書則主孔安國
於左氏則主杜預於詩與禮皆主鄭玄鄭玄之說有與
孔杜不同者方其疏詩與禮也則為鄭氏申析證明不

遺餘力及其疏書與左氏也則祖孔杜而排鄭氏又不遺餘力甚至斥鄭氏爲謬妄夫以一人之言而前後之矛楯若此亦難乎取信於後世矣近世爲漢學者或謂其忠於所註理當如此夫爲人臣而忠於所事者各爲其主服勤而致死焉可也至事理是非之所在則亦不容曲意而阿其謬也而况於所註乎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言不知其理也然豈獨理而已哉能知其名者亦尠矣臟腑百骸在吾身者也命門三焦之名自難經而下紛然不勝其異說六親五屬於人最近爲叔侄甥舅之稱往往有混淆而不能辨者而况

於其它乎今之名物變於古者多矣東俗所稱尤別於
中華衣服宮室器用之號無一與傳記合者民生所賴
莫重於食五穀之於食尤其重且急者也然舉其名而
能辨其實者亦尠矣夫味之而甘吞之而飽固不在乎識
其名也然蒙蒙焉如瞽夜行而惟口腹之是充亦無貴
乎讀書者矣禮曰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謂之罔今於
飲食亦云
穀名之自古多異說者惟稷爲甚鄭玄賈公彥以粟爲
稷李時珍本草以黍之黏者爲稷近世程瑤田又以蜀
黍爲稷陶弘景謂今人不識稷米而其注本草則以穄

米當之蓋即今人之所謂稷也夫稷者百穀之長也唐虞之世以名其官穀神之祀實統其號非舉世之所共尚民生日用之所最切者蓋不足以當此名也穀之所貴莫如粳稻然粳稻之生惟宜下濕古者帝王之居多在北方非水田所宜若通天下無所不宜而爲民食之不可缺者唯粟爲然鄭賈之說宗本甬雅甬雅爲先古之書疑可從也且連稃爲粟脫甲爲米書所謂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是也凡穀皆然不獨一種而語米則人皆知其爲粳稻也語粟則人皆知其爲粱芑也以一穀而專衆穀之通名豈不以其爲百穀之長也哉

金德叟嘗共人言稷當爲今之蜀黍援據千核亹亹至數百言有一人匊卧而聽之忽作歎息聲曰稷秫之不辨使此等人治民民將何以得食乎一座皆大笑余謂欲講古書固不可不究名物然務民之義當以實用爲急此言雖戲亦不爲無理也

名物訓詁之辨有涉於經禮之學者固儒者所宜講也然略曉其大者足矣䡜心獘精矻矻以求之亦非所謂務實也近世爲漢學者極重爾雅說文至欲以班諸六經四書之間爾雅說文固古書也然其可採者先儒傳註取之亦略備矣其餘不通於經傳不用於今世者又

何益於學者哉余於說文求其可參訂經旨者僅數十餘條而已古人六書之學其影響之彷彿於今世者唯此一書好古者固宜珍之若所以求道而致用者則不在是也

說文引經多與今世所行經文不同其自序言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孟氏易非今所行孔氏古文亦不傳於今其不同也亦無怪若詩則今世所行固毛氏學也而字句之牴牾者十殆五六如靜女其姣僂舞婓婓憂心灵灵四牡駫駫得此䵶䵶既禡既禂獷彼淮夷之類不可勝數至曰騋

牝驪牡所謂頟首則又三百篇中所未見也三代之書
至漢而失其真者已多矣漢儒相傳之後其流轉錯迕
又若是其棼然也嗟乎奈何欲從數千載之後執一字
一句而強為之傅會其義哉

韓文公言為文辭當略識字如書成王孟貞曜碑益其
所謂識字也然為今人作文當用今人之所能識者文
公之文雖高亦不必學也若點畫之恒用於偏旁者雖
非文辭之所須亦宜略識其音義今姑記若干字于此

丶讀如主有所絕止而識之也丨讀如袞上下行也亅
讀如橛鉤逆也乚讀如罬反亅也丿讀如瞥右戾也乀

讀如弗左戾也乁讀如移流也乚讀如隱蔽匿也厶讀如
尸奸邪也口讀如圍回匝也凵讀如居飯器也宀讀如
緜覆屋也冂讀如冪覆也门卽坰字郊外也冃讀如莓
重覆也冃讀如冒小兒頭衣也匸讀如徯挾藏也匚讀
如方受物之器也勹讀如包裹也彡讀如杉毛飾畫文
也髟亦讀如彡長髮也廾讀如拱拱手也夊讀如綏行
遲也夂讀如後從後至也廴讀如引長行也辶讀如著
作行乍止也㫃讀如偃旋旗之游也厂讀如罕厓巖可
居地也广讀如儼因厂而爲屋也丿讀如曳拽引也𡿨
讀如犬卽畎畮之畎也巜讀如澮卽溝澮之澮也巛卽

川字其作巛則楷書之變也攴讀如卜小擊也屮讀如徹草木之始生也亍讀爲女尼切倚也彳讀如擲小步也儿讀如人仁人也九讀如殊鳥短羽也糸讀如脉細絲也夨讀爲阻力切傾頭也頁讀如穴頭也虍讀如虎虎文也吅古喧字也卩古節字也若阜之爲阝邑之爲阝手之爲扌肉之爲月犬之爲犭心之爲小氷之爲冫水之爲氵皆行隸傳寫之變而非制字之本意矣

晁以道謂孔子定公九年仕魯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召色使擯與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余謂鄉黨一篇皆記聖人容貌動作之

實非但託空言也且晁氏所謂無朝聘往來之事者以
春秋為據自春秋之例奉使往來者非御則不書邾莒
小國來聘者亦皆不書又安得以春秋之所不載遂謂
無交聘之事哉且聘禮執玉必使者之專其任者也孔
子仕魯未嘗為御以大夫而出使固春秋之所不書也
古之為學者先禮樂後世之言學者先性理古之為禮
樂者先治其節文器數後世之言禮樂者專求其義古
之於節文器數也習而行之後世之於節文器數也坐而
論之而已矣言性理則禮樂在其中矣得其義則節文
器數皆末也坐而論之者固若尊乎習而行之者也雖

然摸索幽眇出入天人而不能識灑埽應對為何事貫穿三禮剖抉豪縷而畀之尊俎不能一獻嗟乎亦無貴於學文者矣

和順退讓禮之大本也後世之言禮者又何其多爭也狄儀之問服也言游以為大功子夏以為齊衰二子皆不害其為大儒也宋代濮園之議呂誨以韓琦為不忠歐陽脩為奸邪歐陽氏亦詆呂誨范純仁為亂禮世降而訟論勝其弊如此然錄後世論之茲數公者均之不失為賢大夫何也見識之不同而非心術之病也我東國 章陵之典禮請稱伯叔父者沙溪金文元公也

稱考而降其服者月沙李文忠公愚伏鄭文莊公也稱考而為三年之服享以別廟者朴潛冶知誠崔完城鳴吉也稱考而祔于 太廟者延平李忠定公也其論之不同如此而踈後世見之亦均之不失為碩儒鉅公也時距今甫二百歲矣而其俗之厚猶若是以先王道民化俗之具為後世陷人伐異之資者葢自己亥之服制始自是以後有議及邦家之禮者恒惴惴如罟擭機穽之在其後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嗚呼彼為畀主貳宗陰奪嫡統之說以敺人不測者亦可謂不仁甚矣

韓歐濮園之議與嘉靖張桂之論大異韓歐之議但欲

稱親於所生未甞有追崇之說也我朝　章陵之禮
又與濮園之議異　仁廟未甞出後也反正之初潛冶
朴文穆公始主稱考立廟之論一時議者譁然攻之指
以爲迎合朴公遂不復入朝矣迎合者爲媒進計也終
身於林下而不求榮利迎合者果如是乎朴公自孩童
時習聞東人之論既長得李文成成文簡之書豁然有
悟遂一意師尊之少遭亂離葬其親不能備禮平生不
設枕褥既至老猶寢卧藁薦中其篤行如此
後漢雲臺之畫位次高下多不可解胡氏通鑑註言前
史以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祐祭遵景

丹蓋延銚期耿純臧宮馬武劉隆為一列馬成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修邳彤劉植王常李通竇融卓茂為一列今攷後漢書所列次第鄧禹之下繼以馬成至耿純王常臧宮李通馬武竇融劉隆卓茂而止不惟失勳庸輕重之序與其所謂圖畫二十八將又益以四人者亦自為矛楯矣及細究其故乃知作史者本以二列各分于上下而後世傳寫失其本意以上列一人下列一人交錯而迭書之遂有此謬自然今本後漢書以一人各為一行尚可據之以推其傳訛之故後來之史合而聯之又剟出王常等四人別于其後

遂益復混淆糾紛而不可以驟辨矣

金相國公世奉使至日本見有書名李退溪書鈔者購之以歸余嘗獲覽之即李文純公書牘選本日本人刻而序之以倣文純公所編朱子書節要者也其序盛稱道先生之學以為得朱子之統嗚呼以海表殊域雕題窮髮之俗而其知尊先生若此信乎秉彝好德不間於內外也東方之有學問久矣其躬行實得粹然一軌于程朱者蓋自先生始當先生無恙時舉國之士已尊之如泰山北斗無異辭也然先生恒謙謙然不自滿足偶有小失雖匹夫言之即改之無少吝色高峰奇公後進也

平日執弟子禮唯謹嘗議國家大禮先生旣有成說進
于朝矣而聞奇公一語卽改而從之先生不以是爲慊
世亦無敢以是慊先生者嗟乎亦可謂盛德矣奇公名大升
退溪先生生　皇明弘治中正終于隆慶之季其距陳
白沙王陽明皆甚邇方是時中國之人多靡然從二子
之說雖有能闢之者其傳於東土亦罕矣先生一見二
子書獨毅然斷其爲異端辭而斥之不遺餘力人或疑
先生偏於恭遜然至以身任道其勇如此
明廟時太學儒生上䟽論妖僧普雨之罪不得請嶺南
之士擧一路將齊伏　闕下爭之退溪先生語其鄕人

曰太學生陳疏猶可諉也遠方草茅之士豈可羣聚而伏闕乎或謂先生之言中道也草野狂生雖過激何妨先生咲曰儒者自處於中道猶恐或過况先以過激自處耶時嶺南人有發通文相期會者先生曰人各有見不可强而同也苟人心之所同也不待通文必相齊應如其不然雖家道戶曉無益也且欲有所言則自言之可也何可舉一路相率詣　闕也又曰通文上疏非儒者所宜爲也於是安東禮安之士獨無詣　闕下者妖僧之罪固儒者之所宜討也先生之戒猶若此其爲後學慮可謂至深切矣嶺南之人皆自謂服膺先生之訓

而其爲通文上疏者紛紜不止垂二百年而未已亦獨何哉

退溪先生與人論辨雖新學小生章句鄙儒之言皆虛心聽之其有可取者輒舍舊見而從之常曰天下之義理無窮豈可是己而非人乎嗟乎後世朋黨之爭禍人國家往往有至於伏屍流血殺人如麻而不知止者其原則恒由於一二人之好勝耳如退溪先生者豈非萬世之所當法哉

記幼少時嘗与人論舍己從人之義有一人曰舍己從人固古訓也然己是而人非者亦可舍之而從人乎先

君子適聞其語笑曰舍己從人堯舜之事也人果有賢於堯舜者耶程子曰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恐其不能盡也人恒以舍己從人爲心猶懼其未果况先有自是之意而反慮其舍之之或過乎

退溪言行錄刋於嶺南蓋門人諸公所紀述而後儒學者裒之以成書者也先生之格言懿範可以嘉恵百世者雖非數編之書所能包括而觀乎是者亦庶幾得其大致矣程夫子嘗謂孟子才高學之者無可依據須學顔子方有所從入夫前賢造詣非後學之所敢妄論也然竊嘗謂吾東儒先之中退溪近顔子氣像栗谷近孟

子氣像後儒之欲學聖賢者自學退溪始其庶有所從入手

退溪言行錄有新舊二本新本編輯頗精審雖間有一二疎謬亦細疵也門人所紀先生語有謂歐陽公兩娶薛家舊本註其下云歐公無再娶薛氏事而新本據祝穆事文類聚以駁之夫再娶薛氏女者王拱辰非歐公也歐公凡前後三娶其一爲胥偃女其二爲楊大雅女其三爲薛奎女未嘗復娶薛氏薛奎墓碑爲歐公所撰其爲可信孰與後世傳聞之類書哉俗語丹青流傳旣久先生之言出於一時問答固無足爲異也舊本旣已

辨之而新本又從以駁之則亦過矣月川趙公穆校心經附註遇有疑誤踈漏者直以己意添改之先生責之曰先儒成書何可一任己見太快如此乎獨不思金銀車之誚耶此學先生者所宜深念也

退溪先生編朱子書節要有解釋其文義者名曰記疑世皆謂先生所著然其踈舛甚多余竊常疑之後閱諸嶺南士人乃知其爲後儒所私記而非出於先生也嶺南人有著書以爲之卞訂者名曰講錄刋補云

金鶴峯誠一將游泮中問於退溪曰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都下必多可交者往見之以資

講益可乎先生曰甫今日第守靜夫親仁取友學者之所不容廢也先生之訓顧若是焉何也嗟乎衰世朋黨之弊未始不起於交游先生殆亦已逆覩之矣然得先生而爲之依歸雖不復它求可也窮鄉之士獨學而無師者亦安得不博訪審問以資勝己之益哉第不當求諸市朝聲利之場耳

以子貢而稱夫子則曰温良恭儉讓以得之以曾子而道顔子則曰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孔子之告子張則曰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古之聖賢未有不以温恭謙退爲盛德者也挾賢以傲物盛氣而加

人不唯非所以全身其於德亦已病矣韓退之言非好
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即仲
尼孟子楊雄之道也後世之喜爭辯者或藉此以自文
夫退之之於道又孰若孔顏曾氏哉又况後世之士視
退之又何如哉然是亦退之少時之言也是以儕揚雄
於孔孟之列及其晩也則盖亦已自悔矣故其自道之
辭曰乘氣加人無挾自恃
卑辭詘體伺候人顏色容悅謟諛者之爲也察言而觀
色慮以下人其弊也得無近是歟曰聖人盖亦慮是矣
故先之以質直而好義質直好義而流於容悅謟諛者

未之有也夫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亦義之所當然也故
質直好義而慮以下人者爲其道之所當然也巧言容
悅而伺候人顔色者求人之悅我也此爲己爲人之別
也
朱子曰質直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察言觀色慮以
下人則和順仔細不至觸突人矣聖人說話周徧詳密
如此夫猖狂踈率不識忌諱以至於觸突人者猶或可
以觀過而取其長若矜己凌人大言而不憚顧自托於
直已任道之勇者是眞夫子所謂色取仁而行違居之
不疑者學者之所當深戒也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程子曰此便見聖人與仲弓用心之大小余謂仲弓之不如聖人固也然其用心則亦非衆人之所及矣仲弓問政而夫子告之以舉賢材使它人聞之豈復有趍問哉仲弓之心有聞則必欲亟行之也又必欲其行之而無不盡也夫仲弓之游聖門久矣其所交當世之英材宜亦衆矣舉而用之豈患無其人哉惟其心必欲盡一國之賢才而或恐其一有遺也於是乎復有問焉是其求賢之誠好問之切亦豈衆人之所能及哉後之說者因程子之言遂極詆仲弓之狹小至有謂事必

欲出乎已真成小人之私者苟若是也則吾夫子又何爲而有可使南面之稱哉

近世之禮拜者先鞠其躬復起擧手一揖而後始跪而俯首至地如是者再而後又一揖而興四拜於君前者亦然故四拜則爲揖者五再拜則爲揖者三　正廟中年始命正之曰揖與拜所施各異介冑之士不拜故有揖拜而且揖非禮也古之人威儀棣棣周旋有度拜起之際不欲忽迫而無漸俯仰回翔謹之若揖遜然而實非擧手作揖也自是後朝廷之拜遂不復有揖而薦紳家亦多遵行者葢古禮固如是也然今之拜者樂於簡

便一拜之後往往不復伸腰而因以復拜卒遽無容亦非我　正廟所訓威儀棣棣周旋有度之意矣

衣于公服之下者俗稱曰敞衣有官而燕居者皆以爲常服東人尚白其敞衣亦以白雖直宿禁中者亦然每赴公另具青色者以待有　命進見則顚倒而改之

正廟辛亥　命一切禁之曰白敞衣非吉服也國家無故何爲而衣此乎於是遂無敢復服白敞衣者時或言士庶衣白者亦冝禁　教曰民猶水也攪之則亂設禁以撓之非宜也欲青者青不欲者勿強於是都下世族之家亦多青其中衣中衣者俗所稱中致幕也往歲有

欲禁士庶白衣者舉世喧然竟不果行時或謂 正廟
嘗禁白衣者 正廟嘗教曰令而不能行不如無令也
以故二十餘年之間未嘗設一令以强民其所禁者惟
朝士之白敞衣耳然白敞衣之禁實由我 王考孝安
公所建白令人或不知也
正廟在宥二紀爲民設禁者凡三僧尼巫覡之不入城
闉婦女髲髢之毋得加首上也僧尼固異類巫覡亦非
平民也高髻於首上者率豪貴之家小民亦無是也益
二十五年之間闢邪興正敦本崇儉功化之及元元不
可勝述而未嘗有一令以撓民也於乎盛哉僧尼之禁

至今猶守之母變巫覡則已肆行不忌鬉髢也高大者雖不敢加首然卷後之髮日漸以侈其靡財傷俗去髙髻無幾視昔年設禁之意殆不翅弁髦已矣嗚呼尚可忍哉白敞衣之禁旣行朝士有服者別爲中衣而白其色唯開前一幅而其後與左右傍皆聯合無罅謂之周衣周衣本賤者所服非士夫所恒用故緦功輕服率不改青敞衣而加帶絰其士夫吊人者尚不宜羔裘玄冠身有服者何可衣青況表以布葛裏以華采其不倫亦甚矣余謂緦功雖輕亦所以表哀也周衣之素恐無不可用之義也

潮汐之水一月常兩增號曰生伊而在望者尤大生伊之翌水勢少減俗號爲大生伊謂之折音此文獻備考所載也古人云潮汐進退常候於月之盈虧備考之說亦与是符余固信之不疑及居江上久習聞江上人言亦唯知其如是而已一日沿湍水上時適旣望潮水新退岸上沙尚有潮痕舟中人言今日之潮猶未甚盛至再明始大漲耳余大怪之以爲不信及見東坡杭州詩有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之句乃知古人之文已有言此者嗟乎讀書鹵莽無一事能通曉亦可媿也

張衡歸田賦言落雲間之逸禽懸清淵之魦鰡葉夢得

謂人生天地之間要與萬物各得其欲何必殘暴禽魚
以自快乎夢得之言釋氏之緒餘也然吾夫子釣而不綱弋
不射宿其取之亦有節矣余嘗觀海口打魚賦詩曰入山苦
不幽入水苦不深如何海大魚亦被網罟侵網罟可入不可
出咫尺滄波成楚越古來高賢隱漁釣見此那得不驚骨不
如棄之山上去汲泉烹蔬清且滑後在西江上見漁人投大網
不得一魚作詩曰好是游鱗乘夕浪莫教漁子恨嘗空漁釣之
為民業久矣人生日用所須甚多固不可得而禁也若近
世所謂揮羅船及橫絕大江歸為萬絡者俱宜在所防
限暴殄盡物以恣一日之觀娛尤非仁人之所忍為也

防風白芷各五錢川芎細辛各二錢半俱研為末名曰
軟脚散行遠道者撒少許于鞋内步履輕安足不生箴
疱此汪昂本草備要中秘方也余少嘗有四方之志竊
識以有待今老矣無所可用姑紀是以告好事者
韓退之作毛穎傳褒晉公深譏之謂其不以文立教而
以文為戲柳子厚引詩善戲謔兮及文王之昌蒩曾晳
之羊棗以為之解夫韓公之文卓絶千古咳唾涎沫皆
不失為至寶然晉公所言則實正論也且游戲之文偶
一為之或可耳人人而效之累累而不已不唯傷雅道
亦豈復有餘味哉東坡文集載杜仲先生陸吉黃甘江

瑶桂温陶君萬石君羅文諸傳東坡雖好諧謔豈至如是陋哉或傳東坡在黄州作杜仲先生傳戲以示客而不肎自名蘇氏諸子亦力辨其非是而後之編集者乃誤収之大抵今世所傳坡集濫僞者甚多如雪堂記亦決非坡作也

墨翟書詆誣聖人其説甚悖有不足辨者然世尚或有傳述之者亦不可以無辨也今姑舉一二而其它之皆不足辨可知矣翟書言晏子對景公謂孔子之楚与聞於白公之謀令攷史記及家語諸書孔子適齊在魯昭公時定公以後孔子未嘗在齊而齊景之卒在魯哀二

年楚昭之卒又在其後四年昭王旣卒而白公勝始反于楚及白公之爲亂也夫子已奠楹久矣晏子之卒又先於景公吾夫子之及見晏子与否猶未可知也謂晏子見白公之爲亂也不亦誣乎其書又言景公欲封孔子晏子沮之孔子怒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遣子貢勸田常伐吳因勸越伐吳以亂齊國夫景公之薨陳乞猶在田常未嘗爲大夫也及齊之与吳戰而田常之亂齊也則去景公幾十年矣子貢之說田常本出史遷之輕信况景公晏子之時相距又漠然遠乎諸子之語聖人大率皆非事實似此者尤不足費辭特擧一二以

見其無稽妄言自陷於非聖無法之誅爲可哀耳

或謂墨子書非翟自著其詆誣孔子皆出其徒史記言墨翟或曰幷孔子時或曰在其後蓋其去夫子時亦不甚遠矣然則其去晏子白公之時亦必不甚遠矣翟亦嘗身至楚國使翟果自著者豈不知白公晏子之不能相及乎是其爲後學之增衍而非翟之罪無疑也曰是未可知也然戰國之時游談無根者接跡而史官之書非人人所得見其顚倒歲月錯迕事實以亂人視聽者不可勝記蓋非必時久世遠而後易誤也且奚獨戰國然哉文獻之僃莫近世若也中國聞見之相接莫我東爲通

也我東人往往言崔簡易岦入中國與王弇州世貞論
文崔之始入中國在萬曆十年後萬曆之時世貞未嘗
跡京師也東方之人安得而見之然自百餘年前已多
有傳是說者其時則距簡易亦未滿百年矣以是推之
墨翟之傳譌於白公晏子之事又何足恠哉今世所傳
墨子書固未必盡出於墨翟之手然使其徒有是說者
又誰將執其罪哉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
也墨氏之說不行于天下久矣今世號博聞攷古之士
乃欲綴緝於斷爛之餘力爲之分疏解釋以嘘其已息
之焔亦何心哉

近世中國之學者大率多從事攷證其治墨子書亦以爲攷證用也然其可資攷證者亦不多唯守城諸篇爲其長技有裨於實用而缺訛最甚漫不可曉釋其備城門篇言敵人穴土爲變者穿井城內爲罌以薄輅革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或言欲知敵情者宜鑿地求岩石所在着耳石畔則三四十里外人馬之聲皆可聽云如此類亦爲將者所宜知也

孔子請討陳恒程子謂必將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胡氏謂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

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人得而討之者謂其不必天
子也先發後聞謂其不待先告天子也或舉胡氏之說
以問于朱子朱子曰地近於天子而可告事未迫遽而
得以告力不足以敵而不得不告則告之可也告與不
告在乎時義之如何爾其義明白本無可疑而黃東發
曰抑以爲胡氏謂孔子當先發後聞不必告哀公胡氏
說經固多未妥然所釋者孔子之書也夫豈敢肆然立
說謂聖人有所未盡哉且是時夫子方致仕家居未嘗
有一乘之賦十室之民也其將不告于君不謀于國而
倡率七十子之徒如信陵君之欲以賓客赴秦軍耶雖

孩童之見亦不至如是謬矣汪份四書一遵朱子不敢有毫髮異而於此章獨墨守黃氏之論以斥胡氏雖朱子之說顯載於大全小註而亦不之顧吁亦異矣胡氏之意果謂夫子不必告哀公是敢於駁正夫子也尊孔氏者當辭而闢之不暇以朱子衛道之嚴寧或採之以登於集註耶

文潞公年至八十尚康强過人神宗問卿有何術能如此對曰臣無它術但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耳世以爲名言夫不以外物傷和氣固養生之要然學有淺深境有順逆有不可人人而遽能也若不敢做過

當事者則夫人而皆可學但患其不肯為耳余蚤竊名
位迷不自度平生所為皆過當事也然中年以後當飲
食稍覺有飽意輒輟箸不復下雖夏日未嘗踰再飯夕
則或以粥代飯肚中未豁然則未嘗强舉一匙少屢苦
痰滯往往至委頓比來數十年間雖筋骸日衰百疾交
侵而獨未嘗一患於傷食也嗟乎使余能推是以及于
聲名祿利之際者又安有顛沛之憂也哉
過當之害人亦未嘗不知也特苦其不自度量耳凡人
之才思福力皆有分限分之所不及不可以一毫强也
均之飲酒有累百杯而不醉者有不能涓滴者均之負

擔有一束薪而僂且汗者須累三日糧負五石粤未日中而趨百里者頓傫程卓之家日擊牛饗客而不見其耗費繩樞之子月再有壺酒隻鷄之會則甁罌已告不繼矣今人做過當事人咸規之則往往指它人爲譬曰某也如是猶未嘗有害也是策駑駘以爭走於驊騮也余嘗於晡時食炊餅數枚遂不進夕飯人曰數枚餅何足抵夕飯余曰在它人則爲數枚在余則數斗也至翌朝腹猶有餘飽然亦不至作滯也廉頗旣老能日食數斗飯苟食而果然于中也則余與廉頗一也亦何必羨彼哉

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

之以仕而對卷懷則卷懷之爲不仕可知也若居其位
食其祿而緘口縮手坐視其君之安危漠然如行路人曰
我能卷而懷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吾夫子其肯以君子
許之哉左氏傳載孫甯放弑之謀伯玉俱不對而行從
近関出愚嘗疑之以爲無事則懷其祿有事則逃其難
是鄙夫也何以得爲君子及詳考之林父之関在魯襄
公十四年喜之関在二十六年孔子以襄公二十二
年生而其始適衛時年五十六歲孔子在衛嘗主伯玉
雖使在始適衛時上去襄公十四年已六十有四歲矣
伯玉之爲孔子主也年必未過八十藉使踰八十當林

父之問亦纔十七八歲耳何以能與聞于國家之大議
乎左氏嘗得見列國史籍其年代系世職官禮制與盟
會朝聘戰伐之大者固多可徵信矣定邦大夫士私室
酬對之語必不載史官之簡牘其所裒採章傳聞之所
得耳安保其一一無謬誤也愚意衛獻公時伯玉尚未
及仕至灵公時始為大夫然亦不能久於位是以史魚
之將死以不能進伯玉為恨也

或曰衛獻之時伯玉固未及仕也然其賢已聞於國中
故孫甯之謀皆欲聞其一言焉伯玉之對林父也曰君
制其國誰敢奸之其所以明君臣之義析亂逆之謀者

亦已嚴矣然身不在位力不能禁則潔其躬而去之固亂邦不居之義也及甯氏之再問也則舊君之納非不可也雖然納舊君則必廢新君其奸君臣之分一也故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蓋言出君納君皆非吾之所當與也於是則又潔其身而去之其於義不旣精矣乎然則去之未久而復歸何也曰邦無道而不仕可也亦何必久去父母之國哉何以知其不仕也曰以夫子之言知之夫子之言曰邦有道則仕逐其君而專其國尚可謂之有道乎為君子者尚可仕於其朝乎季孫意如逐昭公終意如之身吾夫子未嘗立於其朝伯玉出

處其聖人合是以知其不仕也若以伯玉爲不仕也則左氏之說雖一一無謬固亦不害於伯玉之爲君子也春秋之末列國皆世卿卿之適子固有以童幼備官者矣大夫以下則不然獻公之末伯玉尚未及三十其不仕也則亦明矣

居高位者愼不可輕發一言也余舊嘗過箕城食鯔而美問其産則曰得於浿水者也其後以奉使再至顧語人曰大同江鯔魚甚美今未可得否居三日見鯔魚再登盤工後聞之則時方潦漲魚不易得營與府四出求之廛致諸十餘里外者也及家居在都下有除椒島僉使

来辭者余時適閱醫書偶記烏蛇出椒島仍與言及之其人赴任未幾以二蛇爲饋益意余欲之也然余實無所用後又聞烏蛇至難得纔聞人聲已遁不可見搜林薄求之往往或傷人云噫余偶一出言而以不急無用之物弃敺民於勞苦危難之域况其有大於是者乎而德翁言坡州細柳店北數里有華使所刻叢石二字余於前卷已記之矣然求之積屢十年而不能得東西行而過是者日無慮累百千人而未有一人言得見叢石者也聞是說者皆以德翁爲妄言然余獨知德翁非妄言者每見人輒托令求之令年春卞藍牧持華始因

路傍居人得諸溪水上吾弟憲仲又往尋之書報余曰溪流雖細頗澄碧可愛石雖欠瑩潔亦蒼潤不穢行路厭勌之中得此亦一段蕭灑境也置此於蹄輪數十武間而爲荒陂叢莽所掩翳幾十年不能得爲讀書而盡探其奧與人交而洞悉其蘊噫亦難矣余聞之豁然益信德翁之無妄言也嗟乎余旣老且廢今無以復過其地而德翁則已不可復見矣卞持箋言叢石二字纖弱無筆力恐非中國人書憲仲亦云余謂字體工拙不係於纖鉅其無筆力則鐫刻者之過耳安可以此而貨其非中國人哉

因果報應之說固吾儒之所不道也然積善餘慶積惡
餘殃易大傳也惠迪吉從逆凶天道福善禍淫尚書也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豈弟君子神所勞矣文武之詩也
祭則受福吾夫子之訓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子思子
之引聖言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始作俑者其
無後乎皆孟子所以告君也程子勸富韓公論山陵及
與謝師書請治庸醫傷人之罪皆以福利歆動之張敬
夫劉共父皆欲删其語於集中朱夫子屢書往復力言
其不可曰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五十八篇
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歆

勤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爲少有何嫌疑之可避哉古聖賢垂訓於百世者若是其明白而不偏也近世中州之士往往依附老釋侈言罪福雖其意出於勸誘愚俗使人去惡而爲善其弊之所極將靡然聽命於異端之教任斯道者亦不可以莫之救也然懲乎是而欲并廢古聖賢天人感應福善禍淫之明訓是又將驅天下肆然爲惡而相率於蔑天慢神畔經侮聖之域也是其害又豈獨矯枉過直而已哉或以爲詩書聖賢之所言葢出於勸善禁惡之微權而非必一一可信是謂聖人作僞以誑人也其誣聖人侮聖言亦大矣

祈天永命召公所以告成王也或曰夭壽不貳所以立
命也安有以祈爲心而可以爲性命之正者哉此其說
亦近正矣然聖人曰求福不回亦未嘗不使人養福而
遠禍也况有天下國家之重者尤安可不以永保天命爲
心哉且其所以祈之者不越乎敬德諴民之實而已是
亦何害乎性命之正哉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也立命之實正在修身事天敬德皆修身之
事皆所以保天命也如但曰夭壽不貳而可以立命則
莊生之齊彭殤佛氏之超死生皆得爲立命之正乎且
如或者之言則凡詩書所言自求多福作善降祥皆未

免於以祈爲心而周公無逸之戒召公卷阿之歌俱不得爲性命之正矣

詩言求福而求福之道不越乎配命書言祈命而祈命之道不外乎敬德是其求之也以不求而祈之也以不祈如果有祈且求之心則是有爲而爲者也其事雖善其心則私雖謂之非性命之正不亦可乎曰聖人不云乎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夫無所爲而爲者非聖人不能也然聖人之設教也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聖人固未嘗不教人求福而避禍也特其所以求之者有道避之者有方而異乎世俗之所謂

求避者耳今欲懲世俗趨避之私而并欲廢詩書聖賢之所訓是惡鄭聲之導淫而塞耳於韶濩也袁黃立命說陳繼儒福壽書皆援儒混釋固不可以爲訓於天下然其意則大要在勸人爲善去其駁而存其醇亦不爲無補於俗雖君子猶將有取焉而況於古聖人福善禍淫之明訓乎

爲善以徼名其爲善必不實爲善以求福其爲善亦必不誠爲善以要名者君子惡之爲善以求福亦何以異是哉曰不然徼名者欲得之於人也若福則非得於天不可人或可以作僞欺也吾未見不誠而能動天者也

慕其名而爲善其爲善容有不實嚮於福而爲善其爲善亦必不至於作僞矣且慕名而爲善與爲善以徼名者其用心亦有不同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是豈不欲人慕名而爲善也哉善不力則名不可得苟力於善則雖其始慕名而爲善及其成功與無所爲而爲善者亦一也況嚮於福而誠於爲善者乎

或曰爲善以求福者其心在求福而已非眞知善之可好也苟可以得福則亦無所不爲矣今夫人之所謂福者莫如富貴安全之爲甚也墦閒之乞可以求富癰痔之吮可以求貴奴顏娼舌忍辱負心可以求安全天下

之不義而獲福者亦多矣苟但以求福為心則是將率天下而奔走於貪鄙苟賤無恥之塗也曰有是言也不曰君子道其常乎福善禍淫天道之常也賞善罰惡王政之常也世之衰也固亦有功茂而未必賞罪積而未必罰者矣狃于是也而殺人攘貨于大道之中曰我將以求賞也可乎且賞罰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在人者固不能無舛在天者必有時而定彼善而未必福淫而未必禍者特其天未定耳要其歸而見之其不合於天道之常者亦鮮矣間有不然亦盛夏之雪霜大冬之花卉耳豈可以為常哉夫無所為而誠於為善者天下亦鮮

矣今子之言曰爲善者不必福求福而爲善者皆非善

也是將杜天下爲善之路也吾不忍天下之相率而陷

于不善也曰然則子之使人爲善也特誘之以利而已

曰君子之惡夫利爲其利己而害人也爲其嚮利而背

義也吾未聞利己害人而可以獲福者也吾未聞嚮利背義

而可以謂之善者也且與其蔑棄禍福而敺人爲不善

又孰若誘之以福而使人爲善哉如子之言則禹湯周

召孔孟程朱皆將爲誘人以利者耶

爲善以致福猶集義以養氣也孟子之言養氣曰是集

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一事合義而遽望其氣

之塞乎天地是所謂襲而取之也今夫人終身為不善忽感於福善禍淫之語勉強而發一善念行一善行於是則切切然較計施報汲汲然蘄望利益一不得則怨且怠曰古人欺我是豈古人之過哉古聖人固不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乎積也者平生之所用力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致也農夫之積穀也必有三歲之蓄然後可以無憂於水旱三歲之積非九年則不能也而况於積善以致福者乎

傳有之曰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此積善求福之善喻也耒耜之不修糞漑之不時鹵莽而

畊之滅裂而耘之鹵莽不盈而歸怨于天固妄也深耕易耨趂時如渴而猶不免於菜色則潦旱之病非農之罪也然猶不敢咎潦旱而惟耕耨是力日計而不足歲計而有餘十年之中亦可以八九飽矣若一歲不熟而遽輟其鋤犂曰力田者未必逢年是則為溝中瘠而已旨哉孟子之言也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今之為善以求福者亦猶以一勺之溉而望汙邪之滿車也不得則謂之天不祐善此又與於不善之甚者也

守道而固窮者其心未嘗願貴富也就義而捨生者其心未嘗祈生全也故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若此者又何嘗有求福之意哉然爲善而獲福者常道也嚮福而趨善者常情也聖人道其常而天下知勸君子順其常而百姓易從若有時而不能常則君子固有以處之矣枉道而求貴富者固亦或貴富矣違心而求生全者固亦或生全矣然不得所求而反陷於不測之禍者亦已多矣又曷若順天之理而獨求諸吾心之爲安也哉

爲善而不獲福者固亦多矣然試反而求之亦必有其

故矣世之所謂為善者未必皆真善也無善之實而窃
善之名者固殃咎之所媒也果有實矣實不足以勝其
名則亦不能獲其福實果勝其名矣內有自滿之心則
亦不能獲福私其善於身而利澤不及於人則亦不能
獲福標己之善而形人之不善則亦不能獲福負己之
善而傲人之不我及則亦不能獲福挾人之失訐人之
隱乘人之不幸以自成其善者其於福尤不啻背而馳
矣其惟忠孝慈惠質直而好義溫良敦厚退讓而不驕
表裏粹然一出於誠信之積而無毫髮矜持詐僞之私
者乎苟不及是而窮窮然致疑於天道之不可信是則

躁且妄而已矣

或曰近世之談福善者章藉經訓以勸愚俗其意亦匪不美也而其歸則以依阿屈曲周旋世路為主不流於鄉原之媚世則入於佛氏之緣業陳繼儒袁黃之書皆其甚者也子以為君子或有取焉獨不慮其弊之所極乎曰賴利害而流於鄉原談因果而入於異端者吾固已斥之矣慮其流弊并與其美意而反之是將惡桑濮之淫泆而并禁婚姻懲麴蘖之沈酗而直廢賓祀即近世談經者有以論語所訓多主於保身而心不肯滿者於危行言孫察言觀色諸章皆欲廢之而不講此其論

亦似乎高矣然蔑經訓而畔聖言其為弊又將安極也且天之所福莫先乎有益于民者夫惟能袪民之害然後始可以利民是以去讒屛邪禁暴而止殺皆福之所集也是又豈依阿屈曲周旋世路者之所能及哉

袁黄陳繼儒所學固皆不醇然黄所作功過格專出於異端其立命說猶多可節取者至繼儒福壽書則雖間有浸淫二氏者而它格言可以裨世者甚多如敦本詒謨惜福種德諸篇尤吾儒所宜玩味也近世有托為文昌勸懲書者誕詭尤甚學者所不道然其中所謂性天真境一篇發揮事親之道反復深摯往往令讀者汗涕

受下夫所惡乎異端者為其無君臣父子之倫也若是
者亦何可以異端而槩斥之乎顔氏家訓專崇釋教至
謂佛氏之道迴非堯舜周孔所及然至其言之可採者
朱夫子載之於小學不但一二而止也采葑采菲無以
下體大君子之用心固如是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古之聖賢未嘗有意於文而文章之
盛亦莫與聖賢並者惟其達而已艱晦以為奧非達也
組織以為工非達也鋪衍以為富非達也粉澤以為麗
非達也如日月之麗天而有目者皆可覩也如康莊之
四闢而有足者皆可行也若動植飛潛之各呈其形而

無所容於作為也若此之謂達古之經傳唯論語可以稱此余每讀之不自覺其手舞而足蹈至老且久愈見其味之不可窮嗚呼非聖人之徒其孰能與於此然余所得一二者特其文耳若其道之所蘊則又豈余所敢窺哉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文章形容之妙可以與造化相參即此章亦可見矣坐者師冕坐也師冕一人而謂之皆坐何也在坐者非一人也在坐者坐已久矣師冕之入而始言皆坐何也既起而復坐也曷為起而復坐也師冕之

入而在坐者皆起也何以見其皆起也夫子既起在坐

者皆不得不起也何以知夫子起也子見冕衣裳者與

瞽者雖少必作是以知其起也夫皆坐二字目而可以

想聖人動容之詳又可以知歷階某在某在之不得不重其

辭也古人之文其辭約而意該如此

易之爲書所以斷天下之疑者也故吉凶悔吝无咎之

占皆明白其言使人不眩於趨避其爲辭固不容有二

義也後世說易者旣以无咎爲善補過之辭而屬之於

吉閒又以无咎爲无所歸咎之辭而屬之於凶夫均一

无咎也而可以爲吉可以爲凶是豈不滋人之疑而眩

於所從乎朱夫子本義皆得改定舊說使人不疑而惟
節之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未及有定論近世儒者
或謂用之不節勢必窮困雖不免嗟怨而視鄙吝者則
亦愈矣故於義則可以无咎夫節用愛人聖人之明訓
也傷財害民病國危身未有不由是起者尚可曰於義
无咎乎近見山天易說以爲三雖不節而能嗟若故爲
善補過此繫辭傳所謂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也其說最
似有理
山天易說者同樞金公相岳所著也金公爲沙溪先生
六世孫家世榮顯一門之內貴富隆爀而獨屛居窮山

中世罕有聞其名者壽過大耋惟以經籍自娛於一切
時好未嘗有毫髮自累近世高蹈之士莫能有先焉者
也平生用力特深於大易其書蓄積屢十年而成大要
以傳義爲宗而於諸家衆說無不博取其所長雖闡涉
新巧或不免索之太深而包羅之閎鑽研之勤非力學
深思而求自得之者亦不能也
余老且病不能作山水游久矣及得罪屛居尤罕出門
外前年秋始一訪華藏寺今歲戊戌又登都羅白鶴二
山再泛舟臨津下東湖臯浪西沿席浦是皆在墓舍跬
步之間游歷其傍五十載而未及見者也嚮使非獲罪

屛告又何由至其地耶白鶴舊名白岳為長湍鎭山吾
家　先墓諸山皆由是發脉每省掃往來至二十里外
已望其山皎然如積玉信所謂易知難忘者也余為賦
詩曰玉立高人迥不羣兒孫羅列爲枝分
白岳之稱見於麗史葢其來已久矣今都城北山號為
白岳而端壯之山則轉而名白鶴其形類相近亦未為
爽其實也山川邑居之名自古常易訛而吾東方尤甚
不可勝正然傳曰名從主人其於義無害者固不必改
俗稱也長湍府西十里有名超峴店者亦稱招賢葢古
驛基也今猶置撥騎及攷輿地勝覽言舊有謂絃驛

世宗時省之分其史于東坡青郊今招賢之撥正在東坡青郊兩驛之間其為古調絃驛無疑也高麗時豬水其地為陂澤以為游讌之所宜以是得調絃之名歟招賢之稱雖不可知其所由然紲靡哇而登後乂亦可謂嘉號矣

招賢撥店為西邊大路騎徒往來日不啻千百數近有數十人會射于路傍適有虎伏于林間聞呼譟聲驚起奔突人皆駭懼逆散有蹲于道左者虎遂據其上將噬之却而望之如林立莫敢有進救意忽一騎從東至見其狀躍而下馬扶路傍大樹幹直前搏之幹折復躍取

射者所挾鐵箭簳格斃之顧語衆曰善救活傷虎者不告其名而去第知爲平壤武士金姓人新登武擧歸者也吾弟憲仲爲賦格贇壯士格獸歌四十韻有赤曦眩轉生暈鶻蒼壓圻落崩天梯壯士氣湧決石覙困獸勢窮觸藩羝之句此戊戌四月二十九日事也店距余所居十里聞其事甚詳爲虎所攄者亦救療得免死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已矣者蓋語辭如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可謂好學也已矣皆未嘗以已字爲義也黃直卿謂其可已矣一句失之太快陳罷之謂子張語病在末梢一句是皆以

己字作止字訓也子張平日固有過高之病然如此章所言實立身制行切要之務讀之者但當深體而力踐之又豈可有意吹覔求欲突過於前賢之上哉
程子曰少年登高科一不幸也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也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驟進微昌其不幸固也高才文章人之所大願也亦以爲不幸何哉才高者必自負而驕人能文者必寡實而挾名自負者德之所去驕人者禍之所媒寡實之名尤譏謗之所集也其不幸孰大焉余以先世餘廕蚤蒙聖主不世之眷冒占甲科歷敭顯仕其二不幸者固已兼有之矣其才則實

不及人遠甚而不知者或溢有稱詡無實之名告然又
溢于遠近晩年窮獨固其所自招也雖欲悔之豈可追
哉或曰無宗之名固子所以招尤也若其眞有才而能
文者將如何而可以免於不幸哉曰才高者守之以晦
能文者反之于實其庶幾可以免乎
天子諸侯絶旁期雖伯叔父母及親昆弟皆不爲服唯
外祖父母與后父母爲之服斯禮也蓋起於東晋之世
其說曰外祖父母外親之正統也外舅姑妻親之正統
也皆不可謂之旁也然人君之所以絶旁期者以其承
宗廟社稷之重不敢以親戚之私干國家之大禮也古

者有服則不祭出妻之子承其父後不得爲其生母服
爲其廢祖禰之祀也天子之伯叔父母親昆弟於先君
皆骨肉之親也猶不敢爲之服以廢宗庙之祀而况於
外親乎雖然禮有所不得不厭而情亦有所不容已古
者之禮君爲公卿錫衰卿大夫在殯不飲酒不聽樂以
迄于葬其爲公卿如此則爲天屬之親可知已天子諸
侯有親屬之喪者自衰麻而外其居處飲食一視本服
之輕重燕居則爲之素帶非郊庙大事不作樂以盡其
月數是亦猶古之禮也歟
禮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説者以爲宗子雖老當攺

娶夫古之大宗上承百世不遷之祀以合親疎遠近之族凡爲族者雖踈且遠於宗子之夫婦皆有齊衰三月之服是固不可以無主婦也然六十閉房無古今皆然人至七十血氣已枯涸矣新娶而有夫婦之道是戕其生也不然則取人之室女而寡之也其爲絶人道而傷和氣不亦甚乎聖人之禮恐無是也宜或傳者之失其指歟古者天子諸侯皆不再娶宗事之重且大孰有如天子諸侯者乎天子諸侯猶可以不娶謂宗子必娶於七十之後吾不知其果合于先王之禮也然則天子諸侯之内治亦可以久無主歟曰古者適夫人沒而以貴

妾攝其事則謂之攝女君訛所謂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者是也斯禮也達乎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夫既有損之者矣亦何患內治之無主哉然古之宗子於族人有君道焉後世宗法未必皆如是也自卿大夫而下無主婦而委重於冢婦可也

古者大事未嘗不用卜筮有家之事莫大於昏娶其用卜筮固也然卜之於行媒擇婦之時既吉而後納采可也既遣使納采矣問名矣既筵几于廟告諸神而后受之矣婦人之名不出門既已對使者告之矣使者之辭曰吾子之既室某也則亦既有成言矣於是焉而始加

諸卜卜而有不吉將遂已之乎婦人之義何可無故而納他人之幣既受幣矣又何可捨之而它適也將違卜而行之乎又安用卜筮爲也瀆禮嫚神二者必居一矣古禮之傳於今者唯儀禮最爲可信然其不能無疑尚有如此類者此程夫子所以有掇拾煨燼之歎

封國授田之制周禮與孟子不合發卒賦車之制司馬法與周禮又不同古禮之不可攷率如此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天子之都爲鄉者凡六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王都之近郊爲遂者亦

六六鄉之中五家之長皆命士也六遂之中二十五家之長皆命士也是一鄉之爲命士者凡二千五百人舉六鄉則一萬五千人矣一遂之中爲命士者凡五百人舉六遂則三千人矣爵弁纁裳不已褻乎不特此而已中士上士之數視此差減五之四耳而六鄉之官爲下大夫者百五十人六遂則三十人六鄉六遂之爲中大夫者又三十六人是二百十有六人皆當服冕而乘軒者也又皆將有百乘之家者也天下雖大又將何祿以給之然此但就近郊之內十五萬家之所統而言耳王畿千里之內爲十五萬家者當不知爲幾何是皆將

不設一官而棄之如荒服之外耶又將視鄉遂差等而命之官耶諸侯之制雖降于天子具有土有民而不可以無統率則一也百里之國三鄉三遂若皆用周官之例則雖降于天子三等亦當有命士七十二人矣先儒謂周禮未試之書信乎其不可試也若五家相保固百世不易之良法也然戶口登耗代所恒有太平之世生齒滋殖八口之家或將有不能不析居者若必拘之以比閭鄰里之成數則其勢亦塞而難通矣此爲政者所以貴通變而制宜也

吾東之制都下則以部統坊以坊統契以契統戶而五

户合統以屬于契外則以邑統面以面統里里之分有洞而五户相保以合于洞今之所謂洞即古之所謂鄰俗所稱洞内是也五户合統之規或修或廢而五户之數或有嬴縮亦許增减從宜至坊契洞里皆視見居多少地勢遠邇隨便分劃不拘其數使長吏苟得其人因其法而治之亦未嘗不可為三代也然今之外邑面里猶有所謂風憲執綱洞長者居民有乖倫亂俗害人甚者或能以法義裁之不可禁則告長吏刑罰之非彊梁有勢力者多憚戢不敢肆都下則三十六坊七萬餘户五部句轄者唯官耳而為部官者卒僕僕趨走無權威

以橋下其號能舉職者時或聽米鹽絲粟之爭訟而已坊契之間無一人任民間事者其所謂尊位者率不免斥呼笞傌閭或以卿相貴人假其名則又率擁虛號而不問其事以故輦轂之下風化尤大壞放辟驁悍之俗有不可使四方聞者於是乎有志復古之士往往喟然於古道之不能行然茍欲用周官鄕遂之制則都下七萬餘戶必將得命士一萬五千餘人而後可比又豈今日之所可行哉嗟乎有意于先王之政者愼無用膠泥乎周官之文哉

今之所謂面卽古之所謂鄕家人之所謂都也然今亦

唯三南及畿輔稱面西路則謂之坊北路則謂之社坊
社之名稍雅而近古面之爲號俗而無稽然傳曰名從
主人亦不必改也余所寓長湍府爲面凡二十其命名
皆有據長湍一府舊爲四邑北曰臨江南曰臨津西曰
松林其在東近北者爲長湍舊治後移于稍西後又再
移于臨津縣則今治也今所稱長縣内面者卽舊治所
在長東長西長北古南四面則舊治之四圍也江東江
西江南江北四面則臨江縣之四圍也津縣内津東津
北三面則因臨津縣而名也松南松西兩面意其因松
林縣而名也初移之治在東道面西道面則其治之西

也上道下道兩面在今治之南豈或因今治而名歟津
北下道與中西三面俱在今治之西而津北稍北下道
稍南中西在兩面之中蓋所以有中西之名也唯邑北
境有所謂大位面者莫知其得名之由耳四邑之壃環
爲四封而大位在其北上道下道中西在其南東道西
道處其中東道西道之南上道下道之北其中則今治
也二十面之位置大略具是矣長西津東津縣內之東
皆坡州界也上道之南交河界也下道中西之南皆舊
豐德界也津北松南松西之西皆開城界也江西之西
金川界也江北之北兎山界也大位江東之北皆朔寧

界也江東之東北又與漣川界焉長東之東麻田界也
古南之東積城界也而坡州又接焉長縣内長北江南
居邑之東北東道當正北西道當西北皆不與它境接
焉邑治則居漳縣内在一境偏于東南一府之壇域體
勢亦大畧具是矣
長湍一府舊爲四邑其邑居舊址今皆畧綽可想唯松
林縣不可詳攷今以輿地勝覽按之意其在東道西道
西面之間也我 世祖五年移長湍府治于桃源驛之
北而勝覽之成在 成宗世其時猶未移今治也今桃
源驛在東道面而其旁近地猶名爲古髙乙方言謂邑

爲高乙此其爲勝覽時邑治所在無疑矣勝覽又言松林廢縣在府西五里今西道面正在古高乙之西而松西松南又在其西南其爲松林舊界亦無疑矣

長湍之地爲面者二十余所居者津縣内也津縣内之地爲里者八曰東上曰東下曰西上曰西下曰白蓮曰方木曰亭子浦曰點希陵余所居者白蓮也白蓮里之爲村者其别有十曰内孔德曰外孔德曰閒岱曰骨山曰馬位曰陵村曰禾浦曰席浦曰麻根洞其一則仍稱白蓮余所居者外孔德也吾　曾王考靖惠公將卜兆于此居民有孔姓者實劾其地暨厥子若孫至今單其

誠力孔德之稱葢所以志也今又或稱功德則聲相近耳

春秋於它國之事非有赴告則不書雖天王之崩薨不赴亦不書其慎也如此後世之史多述於傳聞於是乎是非善惡之失其實者始多矣而末俗之自負能言者又或執斷簡隻字以求人心術抉摘文致遂使古人抱屈於千載之上余以故平生不敢輕爲史論其或有傳訛失實以枉古人者則時辨其一二如公孫弘字之孝伯李吉甫程琳事亦既見前卷矣竊欲推而廣之遍及于歷代之史而衰且病不能也季校理審夫嘗語余欲

作一書以讀史平反爲名余力贊之未知其能成書否也

新唐書喜採小說其事實牴牾者不可勝摘書中言皮日休爲黃巢僞翰林學士爲巢作圖讖巢以爲譏己殺之其說本出於小說日休值黃巢之亂遯於吳越其子光業爲吳越國相事載陸游集中頗詳夫小說傳奇十鮮一眞然君子樂道人之善其或有嘉言懿行出於小說者雖過而存之亦無害也若涉人過失者雖微且瑣决不可徵信况以嘉遯之士誣之爲從賊之臣而筆之於垂後之正史乎其亦難以言忠厚矣

書曰罪疑唯輕功疑惟重余之於論人也亦嘗曰善疑則存惡疑則泯孔叢子之爲贋托也明矣而溫公通鑑尚多取其語者唐人小說疑信相半而王式平寇高因厚定蜀皆全載其私史之文李繁作鄴侯家傳最稱難信而溫公所採十亦居四五至其誣馬燧失臣節者則削而不書且爲考異而辨之眞君子之用心也

流傳失實之可辨者不獨在史策而已李易安爲趙明誠妻以文藝有聲朱夫子亦稱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之句爲女子所不能道世傳其晚遭喪亂失身匪人近見清人所爲書力辨其誣援證頗核此雖微事亦足

爲古人一雪其寃矣

論道當嚴取人當恕蘇子瞻之言也然子瞻作韓文公廟碑盛言佛老之害而終身匍匐於釋氏之門與伊川先生同朝而嫉之如仇讐不啻■果可謂能踐其言乎朱夫子論蘇氏學術攻之不遺餘力及其䟦東坡所畫竹石則有曰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又曰傲風霆閱古今之氣猶足以想見其人若是者眞可謂論道嚴而取人恕矣

朱子少時嘗與魏元履書言逐去洪邁稍快公論邁素不喜張魏公方孝宗初張公力主恢復邁必與之異論

故朱子之言如此其後議高宗配享邁不肖右張公至
被弾劾去後數年有欲起邁與陸游置之史局者會有
沮其事不果朱子惜之曰今日此等好事亦做不得蓋
邁優於文學修史固其所長而平生議論亦未嘗與小
人苟合也朱夫子取人之恕而不以一眚斷平生也如
此

事非有經歷之素固有所不能知也經歷矣而不能熟
以不知而自以爲知者亦多矣然天下之事亦安得一
一而盡熟之哉是以君子必貴乎審問問之而不得其
人又不如不問也是以君子必先務得人丙子九月余

嘗浴温陽之湯泉後二十三年有風湿疾甚苦時余在臨湍湍去平山温泉百餘里余問入嘗遍浴兩泉者皆言平與温浴煖適同又問浴温泉何時最勝又皆言七月最勝十日如一辭余遂決意往浴而時適七月暑尚未衰乃以白露節後五日至平山既入浴泉猶烘熱不可久坐如温陽時余怪之私自念余在温陽年甫踰四十今已將七十豈氣憊不能耐久歟既而偶問居泉傍者曰泉無四時皆可浴否曰否五六月大熱不可近自七月始可稍試然不如八九月之易至十月以後則又太無藥力矣余乃悟前在温陽適以九月宜其比今易

也使余早得聞泉傍人言豈若是久迷哉然余幸以八
月來耳若一從或者之言幾乎徒勞而不能一洽矣故
曰君子貴審問其問之也必先務得人
請托固非美事身在閑地而干與於公政尤非所以遠
悔吝也若人有深冤急難而有司者又不至於不可與
語則袖手立視而圖便一己之私亦豈仁人之所用心
哉朱夫子當紹熈慶元間積爲世崎跂語不及時事然
嘗寄書托鄭昭先曰子厚不能安居小人陵上之風漸
不可長能爲風曉邑大夫有以正之乃縣道政事所當
然非獨爲子厚計也又以楊道夫爲托曰道夫懦弱頗

爲人侵侮幸稍左右之今時外縣例以無訟爲美政善
良不無受弊此不可不知也子厚黄氏名銖先生童丱
友也道夫先生門人昭先亦嘗請益于先生者也
鄭昭先嘗及朱子之門者也可言而言固無所嫌若泛泛然
有一面之素者亦可以爲人言與曰不可然事有緩急
言有深淺亦不容一例拘也王錫爵在翰林請暇歸鄉
里時錫爵聞望方蔚歷路州府有嚮風願交者錫爵素
不滿其人不肯一見會民有罹盜案當坐法者十餘人
錫爵知其有可貰狀終不爲一言十餘人皆竟死後錫
爵子衡病甚危求禳于術者術者沈思良久曰公亦記

数十歲前曾揩一刺名紙而不肯活十餘人命歟錫爵爲悚然汗下此事固迂乎誕矣然亦可爲專私一己而不顧人者戒也

人有冤不能伸人有難不能紓可爲用力而不爲之用力固不可以言仁矣人有才不能自達而吾之力可以薦引亦可爲之出位而言與曰司馬温公爲相伊川先生爲講官温公問伊川欲得一人爲給事中誰可者先生曰若泛論人才則可如公所問非某所敢對也公固問再三先生終不肯言夫以温公之於伊川而猶且如此而况於它人乎然則人有賢能而自我蔽之可乎曰

朱夫子與知舊有位者書凡人有一能一善者未嘗不眷眷言之至以某人授某官則雖同志相信如趙汝愚者歷天官而登宰輔亦未嘗一言及也語默之節豈非後人之所當法哉

爲政者固不可徇私以累公亦不可曲意而避私用意於常法之外以示人無私是亦未免於私也宋璟爲相其三從叔元超謁選吏部自言爲璟叔璟聞之牒吏部云向若無言自依大例旣有聲聽事須矯枉遂放去不得注官此所謂用意於常法之外也君子之行未嘗出於人情之外璟固賢相若此者亦遠於人情矣然唐之

中葉政多循私戚黨姻婭充斥位著欲澄其源必先以
身率睿宗初璟為吏部尚書奏罷斜封官數十人及相玄
宗屢爭以特勅除官者其矯枉於己之親屬者固亦有
不得已歟朱夫子於知舊賢有才者蓋嘗屢薦于人矣
林成季嘗請為人作書求舉官夫子答之曰某平生自
守不敢求知之戒不敢以其所賤者施之於人故未嘗
敢作此等書又有自為求薦者答之曰使某在薦人之
地見人有躁進如此者則鄙之不肯取矣況轉求乎
韓文公詩曰無善名已播無惡聲已喧蘇子瞻在黃州
人傳其已死天子至為之驚歎子瞻語人曰某平生所

得毁譽大率皆此類也余往臨湍再周歲閉門不敢交
外人非平日親知未嘗接見至於詩句倡酬尤未嘗有
是也一日得都下書謂有十餘歲童子來見余賦詩一
聯有天於松栢秋無奈地以江山路不平之句與之錢
屢取五十鋪之津沙上而去余聞之笑其無根旣而遠
近喧傳無人不稱播其事者雖或曉告之亦不信也唯
在臨湍者皆知其爲訛旣而知是詩爲四五年前関東
過客所作有親聞於春川人者云余無能爲古人役然
平生踪跡播聞於人者往往全無實狀如此類者甚多
以下在廣津所記

錦江亭在寧越地其下為錦鄣江數歲前有乘氷而渡是江者中氷而坼溺而不得其屍其妻聞之蒼黃至江畔欲以身投水其親黨相與防護之既不果如志則辭氣自若歸卽投門外之水其地去錦鄣江十餘里翌日得其屍夫婦在一處不相捨時天寒水涸江底皆凝沍使已死之骸泝江流十餘里而上勢之所必無有也嗟乎非至誠貫徹神明何以至是死者為丁姓人其妻李氏貫平昌士族也家單寒寡族黨鄉人士狀其行以控于官至今不得旌云

近世攷證之家專以掎摭宋儒為能事其無禮于程朱

者亦多矣然亦未有如毛奇齡之至悖者古之爲異端衺說者往往多非薄皇王詆斥聖賢自舜禹以下卒不免其侵誣至於大堯亦無敢以惡言加者也奇齡自號爲儒口亦談詩書禮樂而悍然以篡逆之名被之於大堯至與宋晉同類而比論之是其罪豈誅絶之所能贖哉而今之爲士者乃或艶稱而企慕之甘爲之徒黨而不辭其亦難乎語秉彜矣奇齡所著書甚多率反常舜文顚倒是非辨之固不勝辨也獨其貶薄節義崇尚功利謂以死殉君者不足貴卓卓如逢丑父紀信者皆遭賤棄至爲之肆然倡說于天下曰禮教日衰江河日下

君死亦死國亡亦亡嗟乎其害人心而賊名教一至于
此仁人君子尚可忍坐視而默然哉夫三代以下人才
之盛莫如漢唐然漢唐之臣能全節於鼎革之際者亦
寥寥無幾矣由宋已後始班班於史策之上至建文崇
禎之間則不止以累百數洛閩樹教之功於是乎不可
誣矣而彼奇齡者乃反曰宋儒薄氣節而宋史忠義傳
無一講學之徒嗟呼獨何心哉
三綱五倫天地之大經生人之大義窮六合亘億載而
不容有異說者也彼毛奇齡者獨肆然皷喙曰古之五
倫只有父母兄弟子耳君臣夫婦朋友皆人合也以父

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謂之人倫始于孟子此戰國以後之人倫非春秋以前之五倫也反復辨論凡數千百言至以君臣夫婦之列於五倫為開闢以來一混沌嗟乎以五倫之重且大而彼必欲毀壞之若此亦何怪其詆侮先賢顚倒經訓哉近世之自號為儒者尚往往喜稱其餘論而推之以博古通方之碩學嗚呼楊朱之罪止於為我而已孟子推其獘直以為無君彼乃以君臣之義為無與於人倫肆言設教於天下而後來者又相率而尊之嗟乎吾竊懼率獸食人之不遠也

毛奇齡之狂悖善詈夫人而能非之矣然而有稱道者

以其博也所貴乎博者為其能多識聖賢之言而通知
其義理耳若假古訓以逞其私臆飾經義以騁其强辯
則正所謂記醜而博者少正卯所以伏两觀之誅也况
奇齡之書雖多引古訓往往有顚倒繆錯與本指相反
者論語非僻書也鄕塾五尺之童皆能誦之奇齡論衛
輒之事謂子路子貢疑夫子之為衛君相與問荅比子
路所以死於孔悝之難也論語一部果曾有子路與子
貢問荅於衛君之事者乎朱子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
假書毛公詩如此高簡安國書不類西京文字所謂孔
安國書毛公詩皆指其傳註言非指其經文也朱子固嘗

疑古文亦何嘗直謂之偽哉奇齡乃云朱子論古文尚書曰此必假書舍之不註夫朱子之不註尚書䰟老而不果及也非以古文為偽也朱子嘗是正蔡氏之傳止於三篇而大禹謨與焉大禹謨非古文耶今其書具列於朱子集中亦不待博識者而後見也沈僩者朱子門人也論南渡諸將言岳飛亦横朱子荅之曰飛只要向前厮殺觀其用恩直是忠勇也奇齡引此盡沒朱子之荅而以沈僩之問為朱子語遂極詆朱子貶薄忠義是尚為目能識字者耶奇齡之於書務博而不能精其於論語固無怪其妄錯矣若於朱子書則葢將巧肆詆誣而不憚於變幻其辭也以是而謂之博反

不如不識一字者之猶能全其純愚也

鶴岡散筆卷之五終

鶴岡散筆卷之六

豐山洪奭周成伯

郭巨專意於養親而欲埋其無辜之幼子陽城兄弟三人不忍相離而俱不娶以絕其繼嗣孝友之篤固非常情之所及矣然而欲爲訓於後世則不可不可以訓於世者聖人之所不道也毛奇齡顧極稱之以爲宋儒講學以中道立敎民無感激俗鮮効法濂洛閩閩之後孝義卓行一槩絕跡嗟乎漢唐人才固有非宋以後比者然而家庭之禮閨門之別士大夫行己之防範往往多近世婦孺所駭聞者而漢唐之號名臣偉人者或躬蹈之不以爲媿濂洛閩閩之功於名敎果何如也奇齡詆宋儒

中道之教如此至言忠臣不必死國則曰唐虞以後宋元以前求一忠臣國亡身死者而必不可得乃自宋以後皆謂忠臣必死禮教之不明如此又曰身不在官名未通籍目不見君王足不履殿陛而棄父母拋妻子以覓一死其爲狂惑駭惑何如哉夫死難殉國之士莫盛於宋儒以後是則雖奇齡亦不能諱也謂卓行一槩絶跡可乎名未通籍而以死殉其君者藉曰非中行之道其視埋子㓜不娶則輕重亦有間矣在彼則詡之以卓行在此則斥之爲狂惑其設心尚可問哉

毛奇齡謂身不在官名未通籍無故而徒死者爲狂惑

盖指明季諸義士也陳咸譙玄未嘗死漢陶潜未嘗死
晉鄭思肖謝翶俱未嘗死宋固未害其爲全節之士也
若明季則亦有間矣崇禎之季天子身殉社稷隆武永
曆皆無亡國之懲而身不免於鋒刃此固率土含靈之
所以慷慨而忘其生也況復隨之以薙髮之辱使唐虞
三代之遺黎相率而淪於異俗乎人固不能盡死不死
則亦已矣又從而詬他人之能死者彼尚可語秉彝哉
彼嘗誣濂洛關閩之徒無一人與於忠義之傳宋元之
間全節者多出於儒門金吉父許白雲皆朱子之嫡傳
也程端學朱濙皆洛閩之苗裔也此猶其遠者耳若劉

宗周黃道周黃淳耀倪元璐諸公者又豈非耳目之所
親涉哉諸公者於程朱之道雖不能無醇疵要之皆講
宋學者也耳目所涉而不憚於矯誣若此嗟乎又將何
言之可信也哉
亡國之民未必皆可死也然而有能死者則不可不謂
之義民也薙髮之士固未能盡死也然而有死之者則
不可不謂之烈士也已則不死而訾死者爲不中猶且
不可況又加之以狂惑駭惑之名乎爲舊君死而謂之
狂不忍以華夏從夷而謂之惑然則舊國之統猶在南
徼而先著辨亡之論左衽之俗未徧六合而遽謂天命

為有在若是者始可以免於狂惑耶嗚呼亦可謂喪心
而無耻矣然則薙髮而不死者皆不得與於義耶曰難
言也然而如魏禧顧炎武者其亦庶乎知耻者歟曰呂留
良旣一應清初之舉矣下第而歸遂不復出平生著述
皆感慨憤咤之語若是者亦可謂之知耻歟曰先病後
瘳君子與之如留良者亦可謂知耻矣若叔子亭林則
雖謂之全節之士可也
人不能死而獨能死之若是者誠不可訾也然則孔子
何以譏匹夫匹婦之自經於溝瀆也曰是對一匡天下
使斯民獲免於被髮左衽者言耳彼身薙髮左衽而反

詬人能死者吾不知之矣且聖人之言豈不曰匹夫匹
婦之諒乎諒亦固美行也彼謂之狂惑者獨何心哉
後世之史言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雖資治通鑑綱目
亦然余以古史記攷之而後始知其不然也史記周本
紀赧王五十九年西周與諸侯約從攻秦秦昭王攻西
周西周君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
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其下又繼之曰周君王赧卒又曰
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惡狐史稱周王未嘗有
冠以東西者蓋頓首受罪於秦者西周公也非赧王也
故赧王既卒而遷西周公於惡狐西周公即西周君也

又攷周本紀考王封其弟于河南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為桓公其孫惠公封其少子於鞏號東周惠公王赧時東西周分治西周卽河南東周卽鞏也赧王之時二周分政而王則擁虛號而已以故與諸侯約從攻秦者西周君也入秦受罪而盡獻其邑者亦西周君也赧王俱無所與也然西周者赧王之所寄也西周之邑盡獻于周則赧王之位無所於寄矣是以不曰崩而曰卒旣卒而亦不復有繼立者周之亡固已於赧王也嗟乎諸侯爭強而周已不得有天下二周分治而王又不得有周是赧王者特一寄生之匹夫耳然其名則亦天下之共主

也其位則武王成康以後之所相傳也七雄耽耽如虎視肉而終莫敢有先冒其惡名者赧王既沒而後始取其九鼎寶器其後七年秦始盡取東周而猶以陽人地賜周君不絕其祀嬴氏雖暴亦豈敢使天下之主頓首於其庭也哉嗟乎彼嬴氏者固棄禮義之國也奪周之地殄周之世忽焉墜文武成康之遺緖赧王之入秦與否固無所加損於其罪也雖然赧王未沒則九鼎猶未敢遷東西周皆亡而文武之祀猶未至遽絕吾於是知文武成康遺澤之在人至深遠也

李審夫嘗爲余言 仁陵因山後往拜思頴南相國相

公問　因山時叅郭外散班否仍言弱冠時及見　元陵因山時哭班有一朝士官正三品騎羸馬壓如小驢鞭之不肯行馬後一老隷執策振其尾觀者指之曰此某官某丈也盖當時三品官嘗擬國子長者人不敢遽名之也今侍從五六品鞍馬僕從往往多耀人耳目然崇秩卿大夫皆為人斥其姓名亦可以觀世級云

我國朝以三經四書取士講誦者或錯一字輒下第以故家有其書書無不校訂完具雖偏傍點畫亦兢兢致其精者然見行板本譌謬者亦不少如尚書禹貢北會于滙之作為滙㝡其誤之甚者余作尚書補傳已正其

數条矣在詩經則何彼穠矣之以穠爲穠不能辰夜之以辰爲晨羊牛下括之以羊牛爲牛羊菽甭新特之以甭爲我胡然厲矣之以然爲爲家伯維宰之以維爲爲天降謟德之以謟爲慆降予卿士之以予爲于皆沿訛相踵不知其爲非然間或有自中國本已有異同者斯亦校訂之未精也呂伯恭作周易音訓備列諸本同異朱夫子在臨漳刋四經四書只列經文不及傳注而於易獨取呂氏之音訓且曰有能放呂氏之法而爲三經之音訓者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哉今之修大全者不唯不能補諸經之音訓乃并與朱子所已取者而削去之使

後世讀者不復識諸本之同異其亦異乎朱子之意矣
余少頗好爲文人有來求文者時亦或應之然文思甚
鈍而性復懶其諾之而不能即副者多矣中歲以後往
往以文字獲口語遂一切謝不復爲而親戚世舊之托
亦不可以盡却也以故又頗蕿諳惡農岩先生晩年見
人求文字輙嚬蹙曰無端作此惡業信乎其爲惡業也
余今病矣不能復構思於文唯前所已諾者不可以食
言于人然約不過十數篇左右待其次第屬稿則遂將
廢筆硯矣獨任王署時記有金洞者來言其先世嘗爲
南陽中軍中軍非朝廷　命吏又無事于民其藏否未

嘗在人口近有耕者得古碑泥土中則其先名字世中軍之有遺愛碑八路諸邑所未聞也請為一語以揚之余既諾之未果作而洞病沒不復識其子孫今忽忽三十有七年而其名字亦不可記矣姑志之于此後問諸南陽人知其名為世輔

龜山楊氏謂張良之燒棧道蓋欲杜漢王西歸之路而輔韓成以馳騁于中原是說也人皆知其迂謬而世或謂留侯之出本以為韓韓成既死而不復問韓氏之後為可疑者是又不讀史之過也史記漢書皆言張良徇韓地得韓襄王孫信以為韓將從沛公入武關韓王成

死信畧定韓地十餘城漢王立信爲韓王滎陽之叛信降楚亡歸漢漢復以爲韓王夫韓王信之功不過定十餘城而已視樊酈絳灌猶未爲殊絶也而裂土南面乃遠在韓彭之先及其失守僨軍旣降而復歸也譙罰不加爵封如舊是果孰爲之先後哉信者固留侯之所得也六國之封皆爲留侯之所沮楚魏燕齊之後無一人有土者而韓氏之祀獨綿於旣熸馬邑之畔白登之寇信又旣自絶于漢其罪不容誅矣而乃高按道龍頟之封磊落相望與西京相終始嗚呼非留侯又孰能使致此哉

王忠文禕言高祖知六國之不可封特疑張良之心為韓而不為漢也故設問以嘗之良之力陳其不可墮於術中而不知耳後之論者又有以諫封六國後責張良忘韓者當是時韓王信之封已久矣史稱六國者特沿當時通稱其實則當封者但五國耳刻印銷印又何與韓氏之後哉由千載之後尚論千載之前而臆揣其未形之心文致其無跡之過為古人者將不勝其冤矣况重以史榮之不攷年代之不辨乎此余所以戒不敢作史論也

嘉慶初余入燕京見翰林編修費蘭墀論近世文章費

言百餘年來學韓歐者亦不為少矣然當以望溪方氏為稱首余時不識望溪為何人及聞費言始求其集見之其贍而不穢醇而能肆亦不媿為近世作家紀曉嵐嘗議其未能規矩在手自運方圓然此以語李獻吉王元美摹擬字句者則可若望溪之馳騁自得不落窠臼未可以是議也望溪為人作碑誌其文未嘗踰累紙雖平生親知叙其行止一二事非所識有徵者不為之下筆其自重於文如此嘗言錢謙益文一如其人穢惡藏於骨髓有或效之終不可滌濯其志尚亦可見矣望溪

名䇺

明季以來能文之士尠能知尊尚程朱其不公肆詆侮者率亦多陽尊而陰毀其誠心衛道無如方苞者李塨者毛奇齡門人也著書排朱子甚力其友王源慕王伯安之學嘗目程朱為迂濶年將六十目空一世一聞苞言終其身不敢非程朱塨立取己所刊書中不滿程朱語削去之過半嗟呼使世之能言者皆如望溪又何患吾道之不尊也望溪與李剛主書曰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其誰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之心其為天之所不祐決矣剛主塨字也

方苞云文未有繁而能工者誠哉是言也韓柳歐蘇之文為世所誦習者率不踰六七百言如原道平淮西碑爭臣封建論與孟簡許孟容韋中立書若而篇號為冣多然在後人集中則已約矣至序記表誌過四五百言者亦絶少韓柳序記尤以簡為佳送鄭尚書序才五百餘字已謂之大序矣余為文常苦太冗晩年氣衰尤不能痛加芟削然或為人叙述往往有譏其太少者柳子厚作送人序甫百餘字曰覩者有謂其太簡愼勿以知文許之嗟乎疲精劌心呫呫口舌以求愜於不知文者之心其亦病矣

南秋江溫孝詩曰辛朝注書吉冶隱秀於巖霜清於氷鴻毛
命輕義重山公與達可知此理達可身經二姓王白璧
微瑕鑑中疵達可圃隱鄭先生字也秋江之意盖以為
圃隱旣立於辛氏之朝而復事王氏未免為白璧之瑕
不如冶隱之專於辛氏也安牛山邦俊謂冶隱為楊雄之
徒曰冶隱上書　太宗有云再於辛朝登第筮仕王氏
復位即還于鄕是自處以辛氏之臣而非王氏之臣也
以五百年王氏之民而臣於賊旽之子殆有甚於楊雄
之徒矣使冶隱之心誠如牛山所云則固宜其詆斥也
余獨恠冶隱潔身守死大節卓然其蒙於義理決不至此

而秋江之節義文學爲百世所範其持論又豈或若是繆戾哉嗚呼禑昌之際史多闕文昔之君子已難言之矣夫禑之爲辛爲王固未可知也若冶隱之仕於禑也其心固未嘗疑其爲辛也使禑而果王耶旣廢其位又加之誣爲其臣者固不可復仕也使禑而果辛耶一國之人疑信者半爲冶隱者亦豈能質其必爲辛哉且旣以爲君而北面臣事之矣坐視其放廢戮滅而揚揚於新君之朝非冶隱之所忍爲也王氏之朝非不可立也旣立於新君之朝則必將以舊君爲非君而後可此冶隱所以不忍復仕也王氏之朝尚不忍復立況他姓乎此

又治隱所以邁邁於興運之初而卓然爲全節之士者也然則治隱之書斥言禑昌爲辛朝何也曰是則固一言之失也若秋江之稱辛朝則我朝臣子之辭亦不容不然若以是疑治隱秋江之質言禑昌爲辛氏則是執其言而迷其心也

資治通鑑載黃憲之卒在漢安帝時而後之爲史者皆因之考憲本傳年十四遇荀淑於逆旅而稱憲以顏子淑以桓帝建和三年卒年六十七上距安帝之末爲二十六年矣憲年四十八而終雖使終於安帝之季年在建和三年亦當爲七十三四歲當憲十四歲時淑不過

七八歲耳安能與人交游而品藻其賢否也史又言郭

恭以建寧二年卒年四十二建寧之上距安帝爲四十三

年史而果可信無疑也則叔度之卒林宗猶未生也又安

得有從游累日不去之事也然正史列傳未嘗言憲卒於

安帝時此特通鑑所載耳安帝建光二年以王龔爲汝

南太守憲及陳蕃皆爲龔所辟通鑑因書龔事遂及於

憲因書憲見辟之事遂及其終非謂其卒之亦在於安

帝時也特後世讀史者偶未及深攷耳

杜子美詩曰軍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此詩爲崔瓘作

也瓘儒者也有惠於民而不能御驕兵以致臧玠之亂

子美之意盖惜其能於治州而不能於治軍但任其性之所便而不知其治體之各異也故繼之曰嗟彼若鄭士素於圓鑿方言其清若之鄭空於治民而不合於御軍也又曰凋弊惜邦本哀矜存事常此言得治州之體也又曰旋麾非其任府庫宲過防此言失御軍之體也軍州二語宲識時知務之格言也且其文義語勢明白如此而註解者無一人能闡其旨朱夫子嘗欲為杜詩註解而惜其無暇豈亦有感於此類也歟

杜子美謁玄元皇帝廟詩結句曰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此盖謂老子得長生久視之術令若尚存而不死

則更於何處隱居而養拙也何鄉猶言何地也文理旣
明白無疑而辭尤悠遠有餘味前後註杜者皆以何鄉
為無何有之鄉以無何鄉為何鄉殆於不通文理矣子
美豈有是哉

天下之亂莫不由於盜賊盜賊之起莫不由於民困生民
之困莫不由於在位者之奢侈杜子美詩曰不過行儉
德盜賊本王臣吉哉言乎是豈可以區區詞章視哉

天下事物之理往往有不可究解者人或言以秤錘掛
手指向銅鐵器傷錘與器相擊有聲如其時辰之數而
止丑二寅四卯六辰八遞加以兩至子為二十有四其

擊也既滿其時之數則掛指之錘漸退而與器相遠以
此定時百不失一余始聞其說大笑以為妄及躬試之
果然豈人之氣息與天地造化相流通其自然而感應
者固如是歟自鳴之鍾聞時之械按度數設機緘窮巧
費工一不中式則輒差舛而不應今以倉卒之頃信手
取物合如符契應如律吕誠非意料之所能及也或曰
丑之必為二何也曰天地之道不兩則不比此豈其理
歟然則不始于子而始于丑何也曰子之半屬於前日
丑於卦為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連山首艮
豈其義歟或曰周人之曆叙二十四氣以冬至為一順

而次之小寒為二至大雪而為二十四小寒丑之氣也
大雪子之氣也是術固不爽如景響然執鍾者心手稍
失其平或氣息未調輒差數刻前後亦不可不知也
近世攷證之學率以侵詆先賢為能事其醜悖無倫至如
毛奇齡者而極矣然其所侵詆者自程朱以下耳未嘗
敢及孔孟也奇齡論君臣夫婦之不可與於五倫亦嘗
微露不遜於孟子至吾夫子則萬世尊尚與天地并雖
邅褒左袵異端殊類未有敢抗然而鼓喙者也戰國以
前道術未一百家衆流紛然雜出非聖無法之論盖亦
不能無肆行矣吾黨之士凡有血氣者宜不啻如鷹鸇

之遊鳥雀也況今儒教昌明八荒同俗街巷婦竪莫不
知誦戴孔氏者乎戰國諸子侵侮聖人者莫甚於莊周
然莊周之於吾夫子猶時有推尊之辭其侵侮聖人率
多以戲語出之若其傅會事宗公肆醜詈未有如墨翟
之甚者也孟子之闢諆辭獨嚴於楊墨而其論啟正之
序又以墨氏居楊後豈無以哉墨氏之熸已二千餘歲
矣今世中國之士乃有用功於其書而力為之分疏解
釋者嗚呼此率獸食人之漸也近見一書盛言墨氏之
道非諸子所比直斥孟子為過至其誣孔子則又多為之
說曰孔子魯之大夫也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

年又相近其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此在諸子百家莫不如是故於不相為謀而已矣嗚呼苟如是言則吾聖人之橫被詆誣其將為恒理之所空而為吾儒者可以恬然而莫之辨耶夫攷證先而義理後其勢必將絀程朱程朱之道既絀其勢又必及孟氏程朱絀矣孟氏斥矣其一轉而上及於吾夫子亦其勢也嗟呼操觚弄墨誦說詩書自號為儒者而恬然於吾夫子之受攻乃反右袒而助其勢天下之大變尚有過於是者乎嗟呼又孰知攷證之學其流弊至此甚哉

莊周韓非之書時或有侵侮聖人者然未有敢誣及於

心術者也墨翟假晏子告齊景公之言以為孔子之荊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敎臣弑君又言孔子怒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敀魯有頃遣子貢之齊勸之伐呉三年之内破國伏尸又言孔子為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又以陽虎佛肹為孔氏徒屬弟子皆效孔子其説之悖一至此觀乎此而不髮竪眦裂者難乎言秉彛矣至其年代之錯繆事宗之牴牾有目者皆能立下亦不足費辭也近世畢沅校訂墨氏書明與孟子背馳然猶以其毁孔氏及稱孔子諱者為門人小子臆説之辭而非翟之所言是其心尚有所畏

憚也彼以操術不同不相為謀之說曲加分疏而敀之
於諸子百家之恒例者亦可謂無忌憚之甚矣嗚呼世
敎不明人情好新方且有尊閣其書而視之如球璧尊
奬者嗚呼幾何不毁冠裂冕而相率為禽獸也
近世中國聲宗之祀比前代頗濫然皆一時名儒有重
望於世者也余觀王士禎漁洋集有請增從祀疏所列凡
十一人鄭康成何北山唐月川蔡虛齋呂新吾五人則
康熙以後已祀者也漢田何東尹和靖明章懋呂柟羅
洪先五人亦世所知名唯絳州貢生辛全一人鮮見於
紀載之籍近代儒家亦未聞有稱道之者其疏言全生

值明末力以正學爲己任著書甚富其書亦必有傳布者惜未獲覩其一二也

近世中州之學太半爲攷證所誤東來之書鮮有不侵詆宋儒者今歲庚子李審夫自北輶還得一書曰經世文編其書爲湖南人賀長齡魏源所輯書凡八百二十卷首數卷爲論學餘則皆應務致用之文尚辭華鶩空言者不與爲故名之曰經世近代書籍之新出者殆不啻千百計求其有裨於宗用亦莫有能過是矣其論學間或不免有出入然於近世侵詆程朱者闢之輒不遺餘力往往有令人擊節稱快者今掇其一二如左闕循觀論

曰程朱之言皆本六經彼攻之惟恐不勝者是未嘗致思於其間也夫未嘗致思於其間空六經之言皆有所不將爲然而於六經宗之惟恐其不至者則刼於勢而不敢犯也人雖甚愚闇聞有非毀聖人者則怒斥之將如大惡大罪之犯衆誅爲至於程朱去今未遠無聖人之蹣於是以其宿怨積忤於六經之意盡發舒於程朱且六經之辭古雅深奧程朱之言直陳事理又切今俗情事是以刺譏吾之所爲而大有所不利則是安得不攻也哉然不敢攻其大者何也其大者君臣父子之經修身治人之理皆燦著於經詆之則爲詆經詆經則

犯家誅故不敢乃取其訓詁字義考論故宗之異於他說者窮極其變至刺刺累幅不已嗚呼六經程朱之所傳者非字義故宗而已也其道在於君臣父子之經修身治人之理人道之所以經緯天地之所以貞固鬼神之所以昭明者皆在焉如以字義故宗而已則古之善是者莫如記醜而博之少正卯而見棄於聖人何也況其所據以攻程朱之說又多程朱所辨而廢之者而然且呶呶而不之止多見其嵬瑣陋劣而不智也程晉芳正學論曰海內儒家昌言漢學者幾四十年矣羣居坐論必爾雅說文玉篇廣韻諸書之相礪角也必康成

之遺言服虔賈逵求緒之相討論也古則古矣不知學問之道果遂止於是乎又其甚者因考據字義而旁及於金石文字夫金石文字之足資史學者不過訂日月授職官證瑣事鑒古而知今畜德而致用者果如是而已乎勞心終日惟外之求而茫然不知身心之所在試之以事而顛頓失措臨之以恐懼患難而失所操持以此為儒果足為程朱供灑掃役乎二人皆乾隆時人晋芳著論在乾隆中年故謂海內言漢學者幾四十年在今則已百數十年矣

末俗之情悅於新聞博辨之士矜其所長考證之學亦

無恠其競尚於一時也疲精勞神役於無益之辨及其習氣漸盡浮華漸剥反求心身而兀然不知其所得試之事爲而茫然無一長之可見則亦鮮有不憮然而自喪者也以顧寧人之賢亦不免晩年之悔李塨生平慕毛奇齡旣老聞方苞之言矣不敢復訾程朱近年之自號博識而好摘摭宋學者無如戴震及晩嬰末疾與其宗人祖啓書曰生平所記都茫如隔世唯義理可以養心耳祖啓之言則曰今之爲經學者六經之文不必上口所習者爾雅說文之業所證者山經地志之書身心不待此而治也天下國家不待此而理也及其英華旣

竭精力消耗珠本無有櫝亦見還則茫然與不學之人同耳段玉裁戴震之門人也亦以博洽稱晚年爲小學跋極推尊朱子曰余讀書喜言訓故考核尋其枝葉略其根本老大無成延悔已晚年垂老耄敬繹是書以省平生之過以求晚節末路之自全又序人書曰學者所以學爲人也故考核在身心性命倫理之間而以讀書之考核輔之今之言學者身心倫理不之務謂宋之理學不足言别爲異説簧鼓後生此吾輩所當大爲之防者嗟呼彼數子者皆考證之翹楚也新學後生之馳騖而不返者其亦尚鑑于是哉

經世文編多載近年公牘之文中國近代無野史得此書而存之有足以代史乘者癸酉九月之望有賊七十餘人闌入禁門倡為逆者畿南姦民林清捕得之并置于法清先以習教被繫旣釋歸轉益煽亂數年之間往来糾結於曹衛之間其黨至數千人内而閹寺職官有與其謀者而未事之先曽無一人抉發是吏無政也藏利刃懷白幟度越門闌飲於都市無詗而知者是邏者門者無禁也禁兵千計賊不及百闔門而擊之俄頃可盡乃両日一夜始悉擒戮是軍無律也右愛新覺羅桂芳承命跋嘉慶罪己詔也是時為嘉慶十八年吾東

奉使者亦畧緯聞有是事然不能知其詳如是也夫以中國之方盛而經紀之解弛如是亦可謂大變矣然以帷幄近臣承命爲奏御之文而措陳時闕略無掩護覽之者亦未聞有少忤孫其所以迄今長治而不逮於危亂歟

余於詩義折中得采蘋采菲無以下體之觧甚喜其說旣錄而存之矣近見伊川先生詩說有曰采對采菲者以其有下體也無以以也折中之解盖本諸伊川也余讀伊川經說已屢遍矣而曾不記其有此解鹵莽忽畧甚可媿也

霍光廢昌邑王殺其從臣二百餘人方是時擧朝震慄趦命恐後而嚴延年以一小官獨劾其擅廢立無人臣禮此天下之大義亦天下之大勇也洪邁謂延年爲昌邑王妻父而敢爲是言不避嫌疑爲尤難是則不然霍光之誅昌邑從臣以其無輔導之義盖亦疑其謀已也延年爲王近戚得免於誅幸矣又豈或容其上書進言耶古人雖不避嫌疑使延年果爲王妻父决不敢出此言也漢書昌邑王傳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爲王妻洪氏之言盖據此也然延年字次卿非長孫官止太守未嘗爲執金吾漢人名延年者甚多如李延年韓延年

乘馬延年皆與巖延年時世相接而田延年杜延年又
皆預聞於昌邑被廢之事者也亦何怪其時之別有一
巖延年哉

丙子歲余待罪湖西巡察有英吉利大船來泊于庇仁
縣海口吾東人未嘗聞英吉利為何國傳說頗騷然會
其一宿即去遂無他余時考近世文獻得清職貢圖言
英吉利一名[illegible]其地近紅毛荷蘭而不及知其詳後見
藍鼎元論海國情形書言紅毛乃西島番總名其中有
英圭黎干絲蠟佛蘭西荷蘭大西洋小西洋諸國皆凶
悍異常其舟堅固不畏颶風砲火軍械精於中土性情

陰險叵測到處窺覘圖謀人國噶元清初人其時英吉利罕通于中國中國之音圭與吉黎與利皆相通所謂英圭黎卽英吉利也今其國漸熟中國海路嘗求互市不見許遂頻爲中國患而丙子後十八年癸巳又嘗泊我東之洪州海口歷累宿乃去彼其地去我絶遠固無所覬利於我然其舟艦軍械皆精銳可畏而再涉我境亦旣稍熟我水程矣其叵悍叵測若誠如噶元所云則過計之慮亦豈容不豫哉

經世文編海防門載藍噶元張甄陶論西洋人情形利害頗詳亦有及英吉利者今存其一二于此噶元在

康熙中已言西洋天主教布滿天下且以廣東澳門爲盤踞聚族之區又言天下海島諸番惟紅毛西洋日本三者可慮英吉利卽紅毛之一也甄陶作澳門圖說有曰澳門在廣州府香山縣之東南去縣治陸路一百四十里水路一百五十里依山可避風有淡水可汲東西有十字門海舶由以出入號曰澳門嘉靖中許番舶夷人入澳晒晾貨物令輸課二萬兩萬曆二十九年西洋人利瑪竇入中國始居澳門國初謂清初也沿海地皆棄不收稅西洋夷人歲課輸地租五百兩西洋人聚居於澳自是始有黑白二種白曰白鬼西洋人也其性黠而

傲黑曰黑鬼西洋屬地滿人也其性愚而貪受役於白
鬼其人晡卧而夜作其食以左手其睛藍色其出入必
帶利刃其用以鉛鍊水錢俗傳非得華人之睛則不能
成故誘人入其教將死則以布冪其面為之懺悔實竊
其睛以去天主教之說鄙淺不足道惟以利啗愚人入
教其性喜人而怒戳外強中乾干犯法度則必逃匿不
出今天主教久奉禁絕而不行來澳之夷頗少在澳之
夷約六百餘家每家約三男而五女又有論澳門形勢
狀略曰凡異端左道邪說旁門皆以其教詐財而夷人
獨以財行教此其志不在小今其立說有刊行者皆下

俚不足比於二氏之皮毛惟以利啗人從之日衆凡一
貧民入教每歲予以十餘金又讀書識字之人入教每
歲輙數十金又另擇頭人暗相邀結牢絡分肥爲利尤
厚近年奉旨嚴禁而貪昧者仍首鼠兩端非爲服教故
依只以利心難割也凡内地之人入教彼國明立冊籍
謬加秩號藉口中華信奉即可震龍諸番其奇伎淫巧
若出天成實皆積思所到其謀入中土積慮尤深澳門
之地全歸彼類曲營臺榭旁及青洲高建礮臺隱如敵
國凡觸禁網雖明知無所逃遁必强顔抗拒以此爲能
又有日夷人寄寓澳門已逾百載其國富饒伎巧雄長

諸番凡各番國若嚆若嗹若英咭唎嘪𠼭哂字偏旁從口者皆其屬國即天方國之支流餘裔也此外所論控馭防戰之策亦多有可採然甄陶作此在乾隆嘉慶間距今已有年見今夷情亦必有異於前日矣

鶴岡散筆卷之六終

匯選

下